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71
Z6Y37
v.1

[redacted]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lunyujiezhuhebia01yaoy

論語解注合編

十一卷

乙丑長夏印行

論語解注合編目次

卷一學而爲政　卷二八佾里仁　卷三公冶長雍也　卷四述
而泰伯　卷五子罕鄉黨　卷六先進顔淵　卷七子路憲問
卷八衛靈公季氏　卷九陽貨微子　卷十子張堯曰　卷十一

敘錄

昔范甯治春秋述其指曰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於三傳擇善而從棄其所滯且各舉其所短糾正之論出而人不能易蓋漢儒家法之弊至此一變雖賢豪通識之風有然抑亦人心之公義理之蓄鬱之甚積之久者自有趨於中正之勢也論語一書爲孔子言行之總萃自漢迄清二千年間說者何啻數百家要其大者晉以前之說匯於集解宋以後之說源於集注由宋迄明人惟

知有集注有清以來號爲漢學者又惟知有集解其訾謷集注者莫甚於毛奇齡用集解而匯漢學家之大觀者莫備於劉氏正義若夫挈兩派而總納之一塗若四馬八鸞之騑騑並行若江漢雙流之朝宗於海者殆猶未之見焉桐城姚仲實先生乃爲之說曰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非集解無以開其先然即聖言而引之身心俾學者知切己體察以爲經世理物之本實未有駕集注而上之者於是舉其平生所學討蒐輯簡擇擷要芟繁爲書十一卷於集解兩疏取十之四於集注取十之八名曰解注合編蓋經數易稿而後成先生之用心可謂慎矣今夫聖人之道散著六經垂教萬世者莫如仁之與孝仁孝之理則凡有血氣所同初無古今夷夏之殊是固無待旁搜遠索衒閎博以矜創獲明矣乃或

據鄭注中庸相人耦一言以非難宋儒而不悟心之德愛之理即孟子仁人心也之義是宋儒析理之精雖巧辯莫之能勝也顧爲宋學者或又怨於訓故望文生義以爲學者學乎孝敎者敎乎孝字皆从孝意以明孝治之大而不知等於郢書燕說之誤噫即仁孝二名而兩家已各有所失如此其他何可勝道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而謙卑有終其彖曰君子以裒多益寡蓋古之通人大儒未有不貴乎兼收衆長者也世衰道墜僉壬比周肆其放辟邪侈之爲淺假而非聖淺假而非孝可謂絕無忌憚顧其端遠自矯新立異鄙夷道學之徒啟之一二儒生起而觝攘自以爲正學而固陋淺狹空持君父忠孝之陳言大道之弗明正名之不講則亦不足以折悍悖者而奪之氣然則生乎斯世欲以著書衛道爲任者非

有通方之識其可乎今先生此書出聖道將因以愈明而其折衷衆說擇善而從實用范武子之法不得僅以近代調和漢宋之事目之也夫武子生於衰晉經術之敝極矣而奮然特起崇禮教罪王何墜緒絕而復張芳風扇乎百世斯可謂曠古罕覯之真儒若先生者庶幾亦同此志也歟長沙陳朝爵

論語解注合編卷一

桐城姚永樸仲實

學而第一　邢疏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　集注此篇所記多務本之意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說悅同樂音洛慍紆問反　集解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　皇疏古人稱師曰子　邢疏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辭　釋文以學為首者明人必須學也　集注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秋浦翰墨林印

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陸隴其曰學也者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

者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是也　劉寶楠曰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四者又學者所習之文　李沛霖曰學兼知行故朱子以明善復初言之　朱亦棟曰學訓效見尚書大傳而白虎通又訓覺集注並用焉　胡炳文曰說樂愠皆情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亦無不善學之功大矣　永樸案集注習鳥數飛也本說文其釋朋為同類本廣雅似勝於集解引包注同門為朋之說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好皆去聲鮮上聲與平聲）　集解孔子弟子有若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本基也　皇疏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王弼曰自然親愛為孝

秋浦翰墨林印

推愛及物為仁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　邢疏鄭元云有子魯人　集注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作亂則為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仁義禮智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

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愛是情愛之理是仁　鹿善繼曰欲明孝弟為仁之本須從孩提及稍長良知良能處探出知其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則天根自露　李容曰孝經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即所謂本立而道生也　顧炎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為仁之本　陸隴其曰人但以孝弟為庸德不知犯上作亂之事紛紛於世而使仁民愛物之事莫能行皆從不孝不弟起苟孝弟之風行便可以弭天下之大禍建天下之大業孝弟者萬福之原也　劉寶楠曰為仁猶曰行仁經如其為仁矣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難與並為仁皆是　簡朝亮曰或謂

爲仁當作爲人考漢延篤引此經正作爲仁　李樸案說文云本
下曰本從木一在木下此集注訓本爲根所出集解訓基義不相
遠此章與墨子兼愛鍼對有子一本墨者二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集解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
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皇疏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
質　集注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
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程子曰知巧言令
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朱子曰聖學不外求仁其行之也以孝弟
爲先其賊之者以巧言令色爲甚　陳傳良曰辭色未嘗不欲和
順但務巧令以媚人者必非誠實之士既種此於心將來爲世蠹
毒皆本此爲之　李容曰色莊見於晉接巧言則凡著書立說不

本之躬行心得者皆是　永樸案書言巧言令色孔壬壬佞也佞甚者仁必鮮孔子警學者亦欲用人者勿為所惑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集解馬曰弟子曾參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皇疏省視察　邢疏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　集注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朱子曰忠是實心信是實事又曰在己無不盡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闕循觀曰孔門弟子顏曾為最而用力乃在三省四勿抑何親切

秋浦翰墨林印

平實也　永樸案集注說傳習與集解異竊謂傳者受於人而授於人者也受於人不可不習授於人尤不可不先習二義必兼之乃備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集解包曰道治也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皇疏人兼朝廷民唯指黔黎　邢疏以時謂築都邑城郭也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是戒事在今九月興作在十月及日南至而息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亦有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之語皆重民之力也　釋文千乘大國之賦也　集注千乘諸侯

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

永樸案集解引馬注以千乘之國為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包注又以為百里謂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疑不能決朱子嘗言如馬當八百家出一乘如包則出於八十家以士卒馬牛干戈計之為費甚多似馬說是然古者賦因乎田其間不能不除山川城池道路民居所占地多少廣狹不一古書特舉大數耳自釋文已渾

秋浦翰墨林印

說而集注因之今亦未敢臆斷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集解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皇疏汎廣也

集注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張栻曰夫子非謂俟孝弟數者畢事有餘力而後學文言當以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耳　何

基曰不學文無以明善或以陷父為孝誤兄為弟過禮為謹復言為信汎愛而失於無擇親仁未必識仁弊亦有不可勝言者　承樸案皇邢二疏以文為六經集注改為詩書六藝據語類此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豈以易春秋非初學所能驟曉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解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　皇疏易改也　邢疏弟子傳子夏衛人上賢謂好尚之下賢謂有德之人竭盡也　集注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曰有能如是之人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

秋浦劉墨林印

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金履祥曰人必誠於好善乃能孝弟忠信故以賢賢居首　辛全曰此言學之有益　呂留良曰雖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必謂之學正嘉其學之不謬耳　陸隴其曰子夏見或疑盡倫者皆由生質之美故特明其由學而來　永樸案或引詩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謂首句指夫婦之倫然經屢言未見好德如好色大學亦曰如好好色則未必專言夫婦但夫婦亦括於中至末二句集注采吳氏說以為詞氣抑揚太過將有廢學之弊竊謂子夏意謂非盡倫不足為學非學亦不足以盡倫辛呂諸家說似得本旨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　集解孔曰固蔽也　皇疏君子之體不可輕薄若輕薄則無威而人不畏之　邢疏又當學先王之道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集注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張子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

秋浦翰墨林印

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朱子曰或謂必勝己者而後友則勝己者又當視我為不勝己而不吾友矣夫所謂無友者特不就而求之為友耳然亦必矜而容之勉而進之彼勝我者我既尊尚而師友之彼又何棄我為哉　潘衍桐曰說文憚忌難也忌即畏集注蓋本此　永樸案集解於學則不固尚有一說謂人若不敦重則既無威嚴而所學亦不能堅固集注從之而張子游氏並從前說於理似長且以文義衡之末句過則勿憚改其用則字亦別為一事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集解孔曰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　集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

道也以此自為則民化之　許謙曰愼終如檀弓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是也追遠如祭義思死者如不欲生是也　林希元曰愼終施於所逮事者追遠則及於不逮事者　孫奇逢曰冠昏者人子之始喪祭者人子之終終不愼遠不追何以為人何以為子故喪祭尤習禮者之要務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之與之與平聲）　集解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集注抑反語辭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

秋浦翰墨林印

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朱子曰末二句由得字轉到求字特因子禽言而反言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集解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皇疏在心為志

集注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呂祖謙曰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至於事之害理父在固當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　真德秀曰為人子者當隨所遇以裁之自人君而言如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宣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若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　金履祥曰道謂父所行之事耳　姚紹崇曰既曰觀其行則有所改矣然如宋武帝崩子業立罷孝建以來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蔡

秋浦翰墨林印

興宗有言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孝道安在乎　永樸案道古有行訓若解為道理何得限以三年似金說最渾融考禮記坊記引此經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注弛猶棄忘也觀武丁宣王之中興不闕追數小乙厲王之失可知其義蓋父初沒人皆觀子所行以卜其興衰隆替而子三年哀慕於美敬述之於過雖改必權事之輕重無使迹之彰顯庶幾易所謂幹蠱者以意猶是承考也大戴禮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義同或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言然與下句文氣不貫恐未可從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解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集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

儀則也和者從容不廹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廹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以下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呂大臨曰自斬而緦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

秋浦翰墨林印

公至皂隷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此出於性之所固有故循而行之無不中節　朱子曰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若知和而和乃離卻禮宜乎不可行　金履祥曰觀宗廟之禮旅酬逮下及燕示慈惠可知其用之和然使但知歡洽之意而略於名分等威之辨則禍必生王步青曰有子蓋為欲廢禮者揭出禮中之和見先王非強人以所難行彼徒事繁文而至於拘苦者由於知禮而不知和實則並未嘗知禮也若矯枉過正以為亂首而欲去之世變且益亟矣永樸案小大由之皇邢二疏並以之字指禮而以有所不行屬上文讀謂每事小大用禮不用和則有所不行下乃言知和而和不

節以禮亦不可行令玩有子之意先明其用本和見不必厭棄繼明一於和者之失見不可廢棄大抵鍼對老氏而發集注於由之節之並指和言而以有所不行為喚起下文之辭自的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邢疏於事合宜為義 集注信約信也復踐言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則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陸隴其曰因是偶相依宗是久遠相與 張甄陶曰親師取友固不可不擇即偶然因依亦必審其可親與否庶異日形迹漸密情意漸孚而可免比

秋浦翰墨林印

匪之傷也　永樸案此章於後世刺客游俠佞幸與經生文士失身權貴者之失皆預言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集解鄭曰學者之志於求飽與安有所不暇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集注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胡炳文曰必無求飽安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事慎言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　劉宗周曰人生祇有衣食二字

營營結果一生今舍此不為乃能於所當從事者不敢須臾緩合之慎言而事益敏如奔馬無嘶精神祇在兩蹄猶不敢自是也必就正有道此其於學誠可謂中心好之矣　陸世儀曰孔子無一語不教人務實如敏事慎言訥言敏行恥言過行先行其言諸語皆恐人言過其實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樂音洛好去聲磋七多反上與平聲　集解孔曰可也言未足多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皇疏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　邢疏乏財曰貧佞說為諂多財曰

秋浦翰墨林印

富傲逸為驕詩衛風淇澳之篇　集注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諂與驕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聞夫子之言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朱子曰子貢已能無諂無驕故夫子以樂與好禮進之令之學者於諂驕未嘗用力乃貪說樂與好禮恐從此處遂生病痛　永樸案集注云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蓋因大學分屬道學自修兩事也然釋訓

雖亦載大學之語釋器則就四物分為四事今本以為說已足見子貢求進益之意以從疏為是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皇疏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而引之　集注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朱子曰見理明乃能知人又曰宰相不知人必不能進賢退不肖學者不知人又豈能擇友乎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邢疏譬況也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

秋浦翰墨林印

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集注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其象如此　邵子曰天之無星處皆辰　朱子曰爲政以德非是塊然無所作爲但以德先之耳又曰北辰天之樞紐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帝座其三庶子其四后其後一不甚明者極星也又曰北辰即無星處之不動者也以不可無記乃取其旁極星以爲記北辰不動極星微動而不覺　陳櫟曰顏淵篇政者正也樂記德者得也此集注所本　周柄中曰隋書天文志及元郭守敬皆言不動處去極星一度餘可爲朱子之證

黄式三曰周時極星正在不動處以今法推之則已移惟北辰

定所不務耳　永樸案此章集解集注皆以無爲說之然經言爲政未言無爲似語類較精居其所猶書言皇建其有極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集解孔曰三百篇之大數包曰蔽猶當也無邪言歸於正　皇疏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　邢疏此魯頌駉篇文　釋文蔽鄭云塞也　集注蔽猶蓋也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韓愈曰蔽斷也　李侗曰詩人刺時雖

秋浦翰墨林印

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錄之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　馬端臨曰孔子言思無邪以其辭不能不隣於邪也蓋詩於男女夫婦多憂思感傷於君上不免怨懟要其意在刺時不可謂邪　承樸案諸說不同義實相因故並錄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音導 　集解格正也　釋文格鄭云來也　集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感發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夫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

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之先然無禮以為之規矩如何能齊之亦猶道之以政者不能不以刑繼於後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謂政刑為不美之事但不得專用政刑耳　永樸案集注訓格為至與鄭訓來近而正訓可兼存蓋此如易言小人革面順以從君耳禮記緇衣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亦謂格其非心以至於善也二義相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有音又從如字　集解立有所成

秋浦韓墨林印

也孔曰不惑不疑惑知天命知其終始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
微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皇疏順謂不逆也　邢
疏孔子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故曰知天命　集注古者十五而
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
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於事
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天命即天道之
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
不惑又不足言矣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從
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
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
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胡氏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

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　張子曰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蘇轍曰遇變而惑雖守不固四十不惑可與權矣　陸隴其曰集注以耳順為聲入心通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聲之善者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此聲之不善者皆一入便通　吳昌宗曰白虎通辟雍篇古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此集注所本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秋浦翰墨林印

集解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鄭曰樊遲弟子樊須　邢疏弟子傳樊須字子遲齊人無違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　集注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陳傅良曰僖子嘗屬何忌從夫子學禮何忌之孝惟在從事於禮　鄭汝諧曰欲其無違僖子學禮之命　永樸案孟獻子魯之賢大夫曾子嘉莊子之孝在不改父之臣與政迨乎僖子未聞有僭越之舉故勉懿子無違以祖考彝訓乃所夙知辭不嫌略及告樊遲而遲不喻乃詳言之舊說謂欲遲轉告懿子然則夫子何不面告之邪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唯惟同） 集解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諡也 集注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 承樸案集解引馬注云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然則衛生可漠然置之乎似不如集注所改之當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集解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 邢疏弟子傳子游吳人 集注養謂飲食供奉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 朱子曰敬非嚴威儼恪之謂只是不敢忽

秋浦翰墨林印

妾使是　毛奇齡曰集解色說外尚載一說云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集注用之案禮記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其語氣以小人貼人子言則此經犬馬自當比人子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饌音撰 集解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　皇疏顏延之曰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　釋文曾馬云則也　集注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程子曰孔子答諸人問孝不同蓋因其材之高下與其失而告之　孫奕曰曾猶乃也

江聲曰集解引包注以色為承順父母顏色據詩凱風疏引鄭注此經云和顏悅色乃是難也與皇疏集注正合　方鑄曰上章言愛必將之以敬此章言敬必根之於愛合而觀之事親之道備矣

吾家惜抱府君曰先生本父兄之稱後生本弟子之稱以師長猶父兄故亦以先生稱之而凡受業者遂亦謂之後生觀儀禮兄弟後生舉觶可知立名本義　永樸案詩殷武以保我後生亦謂子嗣則先生為父兄明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集解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集注愚闇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

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金履祥曰吾與回言句終日屬下讀 承樸案孔注主知集注主行兼之義乃備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集解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 集注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王應麟曰前三句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彼文首句作考其所為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集解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　皇疏溫故是月無忘其所能知新是日知其所亡孫綽曰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　集注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韓愈曰故者古之道新謂己之新意　永樸案集解以新為在故外集注與韓說則謂在故中兼之義乃備

子曰君子不器　集解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邢疏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揖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　集注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集解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集注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毗志反　集解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邢疏忠信為周魯語文　集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夫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

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輔廣曰君子好惡無私如日月之光不擇地而照彼係情溺流謂雍予與女者此兒女之事壯夫且不爲況君子乎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陸隴其曰此學字除卻思包問辨行在內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集注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輔廣曰物之端爲始末爲終舉端則可以觀其本矣故君子爲學必愼始　任啟運曰知原

壞之族子柔之簡皆是異端　李光地曰孔子時異端頗多故删書斷自唐虞凡洪荒幽渺之説芟除淨盡祇詩書禮樂春秋周易留在天地間皆斯須不可離至卑而不可踰者雖以人事為主而陰陽鬼神無所不該此乃代天地而為言非聖人自為之也故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集解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邢疏弟子傳子路卞人　集注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俞樾曰荀子韓詩外傳並云子路盛服見孔

子孔子誨之如此此章蓋發於初見時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集解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皇疏悔恨也　邢疏弟子傳子張陳人　集注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朱子曰聞見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

秋浦翰墨林印

見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　李容曰子張冀鄉舉里選以效用於時試其所學　汪德鉞曰曲禮宦學事師熊安生以宦為學仕宦之事學為學習六藝蓋古有此二途學六藝其成大而遠學仕宦之事其成捷而速如錢穀刑名之類是也夫子告子張乃大且遠者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集解包曰哀公魯君謚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釋文錯鄭本作措云投也　集注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

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顧憲成曰謂之直必是曰是非曰非當亂世彼清謹者或不盡擯惟直者雖平世往往不見容謂之枉必是可為非非可為是當亂世彼貪肆者或不盡寵惟枉者雖平世往往被寵故舉直乃真能用君子錯諸枉乃真能去小人　胡林翼曰宋仁宗罷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庶民歌於路至飲食呼號以為歡服何如也唐憲宗相皇甫鎛程异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不服何如也玩兩則字乃是一有舉錯而服不服因之公義之不可揜如此　永樸案說文措置也錯鄭作措此正字錯則假借字至訓為投投則置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解孔曰魯卿季孫肥　集注莊謂容貌

秋浦翰墨林印

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閻若璩曰以勸之以猶與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集解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皇疏奚何也　邢疏書周書君陳篇　集注孔子引書言如此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閻若璩曰白虎通及晉諸家文皆以孝乎惟孝為句其句法與禮記仲尼

無啓禮乎禮法言習乎習褋乎褋才乎才韓愈文醇乎醇同　宋翔鳳曰經自施於下皆孔子語故於字不同書文作于僞古文尚書君陳云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襲此所引文而竄之皇邢兩疏皆爲所誤而以是亦下爲孔子語　包愼言曰白虎通說孔子定五經下引此章則孔子之答或人在哀公十一年後　承樸案集注謂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蓋本史記孔子世家然或人非勸孔子爲政乃惜其不爲政耳世家於哀公十一年又云魯終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以上兩章對哀公康子之問觀之則此章自不發於定公時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軏音月　集解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

秋浦翁墨林印

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皇疏鄭注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邢疏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輗說文云大車轅端持衡者是轅端横木以縛軛駕牛領者也小車兵車田車乘車軏說文云車轅端持衡者是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

集注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蘇轍曰人與物為二君子欲交於物非信無自入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　戴侗曰轅端横木即衡也輗軏乃持衡者戴震曰韓非子引墨子論輗之巧曰用咫尺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是輗車之關鍵也　杜炳曰大元經云拔我輗軏亦以輗軏為鍵　鄭珍曰駟馬車一轅軏植立轅上駕時以衡中孔就而著之

[illegible]乃旋以軏穿兩貫轅故曰穿

周禮中曰衡之缺處為軏當牛馬領上缺處七寸以扼其領而上平處為衡通言之衡即軏　劉寶楠曰釋名楅枙也楅與兩同枙與軏同　永樸案邢本於包注輗軏下各少者也二字故或疑與鄭許異如皇本則同蓋非以輗軏為衡謂持衡之鍵也今從皇本輗與衡連實一木轅即輈從軫前稍曲而上至衡而向下鉤之輈縱衡橫凡車載人處為輿輿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以升下前板稍低謂之式乘者憑焉兩旁謂之輢輢上各一板謂之較輿底曰軫輪在輿兩旁此其略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集解馬曰所因

秋浦翰墨林印

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邢疏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
子綱夫爲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文質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三
統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釋文
可知也之也一本作乎　集注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
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夫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
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
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
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
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
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
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

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顧炎武曰記有之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則有之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并為六國六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於三王也故曰雖百世可知　永樸案集注謂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以經言三代故云然太平御覽引鄭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正與之合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集解孔曰義所宜

秋浦翰墨林印

為而不能爲是無勇　集注非其鬼謂非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
五祀士庶祭其先上得兼乎下下不得兼乎上又如旁親遠族與
今所謂廟神皆非其鬼　凌曙曰非其鬼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
祀周公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及魯不毀桓僖之
宮立武宮煬宮皆是

論語解注合編卷二

桐城姚永樸仲實

八佾第三　邢疏此篇論禮樂得失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集解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　邢疏其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一十六人士二二四人何休杜預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為二八十六人祭統明堂位皆言魯受天子禮樂然惟用於文王周公後用於他廟亦為僭況陪臣乎　集注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此事尚忍為之何不可忍為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

秋浦翰墨林印

而已故兩之間不可毫釐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呂祖謙曰儒者議禮如佾數多寡及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所爭皆在毫髮之間由庸人觀之甯不以為迂邪大堤屹如山嶽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之損益然水潦大至苟尺寸未沒人猶恃以無恐尺寸之土可禦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遏僭亂之源非迂也勢也　吳仁傑曰馬注以此事在桓子時考昭二十五年左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即此事劉向封事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幷專國政卒逐昭公夫曰卒逐昭公則在平子時矣　管同

曰此事亦昭公討季氏之一端及孫於外時必有咎其輕舉者孔子爲此言所以寘弱主罪逆臣也　陳士元曰左傳鄭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此八人爲列之證　永樸案宋書樂志引傅隆曰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所謂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耳若每列人數遞減至士祇餘四人豈復成樂據此則服說是也況馬本言六佾以下豈必同於何杜乎古者廟寢之屋皆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爲室與房室南其戶戶東西牖西其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西北隅謂之屋漏左爲東房右爲西房東房外爲東夾室西房外爲西夾室室房之前爲中堂其東西牆謂之序有東西兩楹夾室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東西

秋浦翰墨齋印

堂下曰堂東堂西前有東西兩階而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惟東房有階謂之側階自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堂塗謂之陳前有門夾門東西各有堂有室謂之左塾右塾詳見朱子儀禮釋宮而欽定義疏頗加考訂今折其中說之大抵此制通乎上下但廣狹崇卑深淺異耳忍字皇邢二疏並就容耐為說然不如集注之當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相去聲

集解馬曰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皇疏相助也釋

訓穆穆敬也　邢疏釋詁穆穆美也天子祭宗廟歌雍以徹見周禮樂師小師鄭注　集注譏其無知妄作取僭竊之罪　馮椅曰禮記郊特牲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惟三家祖桓公而立廟故習魯之禮樂而僭天子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解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皇疏如禮樂何言柰此禮樂何　集注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　蔡清曰此禮樂以文言若其理則仁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秋浦翰墨林印

易去聲　集解鄭曰林放魯人　集注林放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易治也孟子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禮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文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

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　鄭樵曰先王因人有室家之情而爲之冠昏有交際之情而爲之鄉射燕享有追慕之情而爲之喪祭是情者禮之本也若有其情雖文不備而菽水亦可以養斂手足形無椁亦可以葬瓠葉兔首亦可以享不然雖文盛又得謂之禮哉　朱子曰禮不外吉凶二者此以喪與禮對則禮指冠昏祭祀之類喪專就凶禮而言　張栻曰喪該於禮中言禮而又言喪者所以深示其爲本也　王念孫曰廣雅與如也凡經言與其者如其也　永樸案集解引包注以易爲和易不如集注訓治之當詩甫田禾易長畝傳禮記檀弓易墓注並云易治也

秋浦翰墨林印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集解包曰諸夏中國亡無也　皇䟽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有也　集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先大父按察公曰時夷狄秦楚最大而君權不下移未有衰弱如魯衛齊晉之甚者孔子為此言殆有作春秋之意與　永樸案邢䟽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夫子云然如此是訓如為若也皇䟽則訓似程子同之較洽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集解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邢疏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弟子傳冉求字子有鄭元曰魯人　集注泰山山名在魯地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王引之曰曾猶乃也　永樸案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北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集解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馬曰多算飲少算

邢疏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

秋浦翰墨林印

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升降也算箭籌多算謂勝者少算謂不勝者　集注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許孚遠曰揖讓而升下而飲所謂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反求安知有爭故曰射有似乎君子　永樸案射有四曰大射曰賓射曰燕射曰鄉射天子諸侯無鄉射士無大射大夫四射皆有之疏引大射特舉一以見其餘耳王讀揖讓而升下絕句與禮

記射義同歟集注以下字屬而飲讀似勝蓋按之儀禮升降時皆揖讓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繪胡對反　集解馬曰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邢疏起發也　集注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

歙浦翰墨林印

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所謂起予亦相長之義也　簡朝亮曰集解引鄭注以素為五色之一謂有衆色而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案考工記鄭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以易漬汙也然觀彼上文云畫繢之事雜五色遂云青與白相次又云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其言白者皆不云素又玉人云璋邸射素功鄭司農曰素功無瑑飾然則素功正當如集注以素質言不以白采言矣　永樸案集注釋倩盼本詩傳管子水地篇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注無色謂之素此亦素為

粉地之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集解包曰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鄭曰獻猶賢也　集注徵證也文典籍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劉宗周曰杞即東夷宋當戴公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至孔子編詩又亡七篇皆不足之證　永樸案或引禮運是故之杞之宋不足徵謂之往也當屬下句讀然中庸亦云杞不足徵也則從舊讀為是徵集解本釋詁訓成而鄭中庸注云明也又於雖善無徵云或為證與集注合於義較顯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集解孔曰禘祫之

秋浦翰墨林印

禮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皇疏灌說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而鄭郊特牲注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至尚書大傳注則云灌是獻尸尸得獻乃祭酒以灌地　邢疏釀秬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曰鬱鬯

集注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

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輔廣曰僭祭其來已久懈怠卻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病　萬斯大曰魯禘止禮樂同於天子非必祀文王為所自出之帝　任啟運曰竹書言魯禘周公於太廟明堂位亦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魯頌言周公皇祖皆不及文王　凌曙曰魯如天子宗廟禮有九獻君灌為一夫人灌為再既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為朝踐是三與四薦孰于室為饋食是五與六尸食畢君與夫人酳尸是七與八賓長酳尸是九此後又有加爵其閒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餕而畢

　永樸案孔注以不欲觀因魯逆祀夫自定公八年已順祀矣前此昭公之禘夫子不在魯集注主懈怠言之較確但趙氏以禘為廟祭是也至謂祀文王為所自出之帝則無徵雖魯有文王廟究

秋雨館里鋒印

不得據為行禘禮然則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郊固配以后稷禘不過及太祖而止特禮樂之盛如天子耳程子謂禘祫皆合祭羣廟主惟禘更及祖之所自出與孔注同朱子語類則謂禘不合祭考通典引逸禮禘于大廟禮有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之文則未毀廟可知邪疏謂未毀廟之主各就其廟以祭亦誤灌當從尚書大傳鄭注蓋君與夫人灌尸後尸皆受而灌之地以求神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注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哉

且禮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由父母上溯之以至厥初得姓受氏之祖其本一而已故推始祖所自出而祭之此義至深苟知之他何難焉蓋格先祖此誠也格天地格民物亦此誠也 永樸案集解引孔注以答不知為魯諱集注兼用之竊謂此記者因論禘連及之耳觀中庸云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自是論周禘不必泥上章專說魯事云不知者重之而不敢輕語耳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集解孔曰言事死如事生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集注程子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以下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雖使人攝之而此心缺然如未嘗

秋浦翰墨林印

祭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杜炳曰曲禮王制並云大夫祭五祀則神謂尸竈中霤門行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解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　皇疏賈周靈王孫時仕於衛　邢疏奧謂室內西南隅也　集注媚親順也竈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

此諷孔子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禮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先蔓塢府君曰集注說祀竈之禮本禮記月令鄭注所引逸中霤禮文據其說竈在廟門外之東而奧為廟門外之西室迎尸祭於奧在後而祭主於竈陘在先實之意與其媚於後不若媚於先與其干衛君不若先納交於用事之人　永樸案集注引孔注就居室之奧竈言之而以奧為近臣竈為執政天為君自不如集注以奧為君竈為權臣天為理之當蓋朱子意謂奧之地尊而五祀迭主如弱君第守虛位而已若權臣則如竈之當其時即用事焉故時人之語如此而不知天理不可逆也但衛當時權臣甚多實未必專諷孔子媚己耳或引周禮宮正鄭注謂祭

秋浦甯墨林印

竈在宮中不知彼注指宮中之竈月令注則指廟中之竈古者廟寢同制其祭禮亦當同此經第言奥竈似兼說之乃合且祭於廟門外西室於先祖之神甯有所妨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集解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皇疏二代夏殷也 集注言周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朱子曰使夫子得邦家雖必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然其從往代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究愈滋矣 陳櫟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不得不然況武王周公制作損益良不苟矣夫子蓋從周盛時之文非從末流文勝質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

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集解包曰大廟周公廟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雖知之復問愼之至也 邢疏文十三年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古於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左傳成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杜注于奚守新築大夫 集注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豈足以知孔子哉 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是孔子少賤時雖平日知其事未必識其物故問以審之且容有變異處亦須問 閻若璩曰孔子少為委吏乘田當供薪蒸木材牛羊皆有職事於大廟

永穫案鄹在今山東鄒縣北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集注射不主皮鄉

秋浦翰墨林印

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簡朝亮曰或謂貫革為射甲鎧然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則革自是皮況樂記言革不言甲鎧乎朱子引以證此經乃禮射非武射豈得謂誤至周禮鄉大夫之射正禮射而以五物詢衆庶其三曰主皮則謂力能主皮者則詢之不沒之非以概其力　永樸案為力不同科集解引馬注謂用民之力不同其科與射為兩事今觀經屢言尚德不尚力且及於射如君子無所爭南宮适問孔子諸章是也然則集注以力承射說自確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集解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邢疏古者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若在歲首則謂之朝正魯不視朔始文六年 集注愛猶惜也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 永樸案或謂告讀如字乃天子頒朔餼羊以供王使然如鄭注乃能兼稟命君親二義似本宜改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解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邢疏盡禮謂將順其美善則稱君之類 集注黃

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任啟運曰盡禮如拜下及鄉黨所記事君諸禮皆是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解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　集注禮與忠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焦竑曰惟禮可以為國定公失柄故欲坊之以禮三家擅國故欲敎之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皇疏關雎詩首篇李充曰是詩言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　集注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永樸案此章第論關雎據序則所謂哀樂者本篇已具或引儀禮謂合葛覃卷耳言之混詩於樂豈可信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解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

立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其後　皇疏宰我弟子名予魯人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　集注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孔子以所對非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故深責之　朱子曰古人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櫟社枌榆社之類皆以木名之　黄式三曰韓非子云夫社樹木而塗之鼠因以自託也此樹木為主之證周官大司徒所謂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也　簡朝亮曰周官大祝設軍社鄭司農引春秋傳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夫奉釁鼓則社於樹外更無主可知　趙惠曰魯有周社

王有亳社哀二年亳社災公或有所感而為此問　陸隴其曰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寖微須以嚴救之彼此申韓之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而其效可覩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於虔反好去聲坫丁念反

集解言其器量小也包曰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鄭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　邢疏管仲齊大夫名夷吾大夫雖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當使一官兼攝餘事禮雜記云

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集注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孔子譏管仲之器小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

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或之不悟其小宜矣　武億曰臺古以藏泉布齊舊有棧臺鹿臺見管子三歸臺亦然蓋桓公以賞管仲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皆其據　郭嵩燾曰管子三至數篇云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三歸之名本於此又輕重乙篇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當時上之取民以三爲率三歸者市租之歸於公者也桓公後以賞管仲故韓非子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作賞之市租　陳祥道曰坫之制有四記曰反坫出尊與此經反坫反爵之坫也又曰崇坫康圭奠玉之坫也士於坫一庋食之坫也士冠禮士喪禮西坫大射禮東站堂隅之坫也　全祖望曰反爵之坫在兩楹閒奠圭之坫在堂下庋

秋甫翰墨林印

食之坫在房中堂隅之坫近奥者爲西坫近窔者爲東坫至逸周書咸有四阿反坫注反坫外向室也與諸坫不同　簡朝亮曰釋宮垝謂之坫蓋累土爲之然而可占地以移之者也惟可移故在兩楹間而不礙賓主行禮　永樸案國策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集解引包注以三歸爲娶三姓女本此然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又集注所本似勝於包蓋仲恐公疑已棄財自污公舉三歸所入與之仲更築臺使民譏己或說臺字郭說三歸所以名皆足申集注之義至或謂臺之築正以處三姓之婦人意在和合二解而未免臆斷矣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集解大師樂官名始作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 和諧也皦言其音節分明也繹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

皇疏繹尋續也相尋續而不斷絕 邢疏如皆語辭 釋文鄭云翕變動貌皦清別之貌 集注語告也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成樂之一終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宋翔鳳曰周官大司樂疏引鄭云始作謂金奏其所奏肆夏頌也既獻酢旅酬而後升歌人聲純一繼以笙入雖有聲無辭然聲清別繼以間歌人聲

笙奏間代而作相續不絕此三節皆用雅終以合樂用二南成即大師告于樂正所謂正歌備也　永樸案樂有四節每節三終集注說一終言之宋氏統其全言之二說不同兼之義乃備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集解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皇疏封人界吏守封疆者孫綽曰千載之下其人已遠木鐸未戰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　邢疏鐸是鈴也體以金為之而金鐸舌亦以金振於武事木鐸舌則以木振於文事　集注封人蓋賢而隱於下位者君子謂當時賢

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王鳴盛曰檀弓秦穆公弔重耳曰喪不可久公羊傳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並以喪為失位去國　永樸案集解引孔注以喪為聖德喪亡自不如集注釋為失位去國之確然木鐸則孔注為精似勝集注得位設教與周流四方兩說儀在今河南蘭儀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解孔曰韶舜樂名武武王樂也　集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

秋浦翰墨林印

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劉宗周曰韶九成見書觀鳳儀獸舞其氣象雍容廣大盡善處可見武六成見樂記觀夾振駟伐威中國未盡善處亦可見　顧炎武曰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夫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　焦循曰武王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云未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永樸案或引曲禮臨喪必有哀色謂是臨他人之喪然臨者涖也執喪弔喪皆得言之

里仁第四　邢疏此篇明仁　示樸案其中亦及義禮忠恕言行諸端皆所以為仁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集解鄭曰里者人之所居　集注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黄榦曰薰陶習染以成其德賙恤保受以全其生擇居豈細故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集解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集注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

秋浦韓星齋印

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朱子曰安仁者仁即我我即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劉宗周曰經特著久字長字見即能於持於旦久而私意不化終必敗露　陸隴其曰未能安仁且須在利仁上着力

子●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集注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

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集解孔曰苟誠也　集注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陳埴曰此君子小人分途猶人向東行無轉向西行之理西行亦然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惡之惡去聲惡乎之惡平聲造七到反沛音貝

集解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邢疏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乏財曰貧無位曰賤　集注不以其

吳甫館墨餘印

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夫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高攀龍曰孔子說不去仁至於終食造次顛沛其功已密而必從處富貴貧賤始蓋仁是人人具足者特為世情俗見所蔽不能拔出今於兩者看透乃見得仁乃能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　陸隴其曰取舍存養內外合一取舍豈不本正心誠意乎存養豈能離應事接物乎只是有疏密之分耳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好惡皆去聲　集解孔曰無以尚之難復加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未不欲盡誣時人不能為仁故云蓋有能為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集注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然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皆是利仁無大優劣好仁者資性渾厚惻隱之心

秋水館里刊印

居多惡不仁者資性剛毅羞惡之心居多　魏了翁曰好仁者惡不仁者果難得孔子卻言固有之我未之見也其詞婉而切　張爾岐曰其為仁矣連下句讀與其為人也孝弟同　永樸案末二句集注承我未見力不足者謂世或有昏弱力不足者但我未見不如孔注承章首我未見三字為洽故魏氏申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集注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亦是從仁中來血脈未斷絕若小人過於薄與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　張居正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顧其心術何如耳小人回互隱伏善於彌縫君子磊落光明

不肯掩飾故小人多見容君子常得罪爲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永樸案此章蓋爲以過棄人者發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集注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朱子曰必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若以聽他人之說爲聞便死亦枉死耳或言朝聞夕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然猶愈於不聞　陳澔曰人得天地之氣爲體其理爲性原始知所以生則要終知所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所受於天者知得盡得便自無愧亦只此二五之氣聽其消化而已　鹿善繼曰人視道極輕視死極重道可以不聞

死則未有以為可者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達者所笑但醉生夢死則甚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生也秉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見生順自然沒甯　胡炳文曰聞道所謂豁然貫通也然非有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　永樸案集解以聞道為聞世之有道皇疏引欒肇文謂欲道聞於世考下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孟子未聞君子之道老子聞道並謂己之聞道又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漢書夏侯勝傳載黃霸語晉書皇甫謐傳載謐語引此經亦與集注合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邢疏志在於道

而衣服飲食好其華美恥其麤惡則是志道不篤　集注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真德秀曰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皆所謂不恥惡衣惡食者　呂柟曰學者用功必自甘貧始欲能甘貧必自不恥惡衣惡食始　朱一新曰古人絕大事業皆由恥心所發故曰行己有恥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今不恥所當恥而第縈情衣食之間此士風所以日靡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　比毗志反　集注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聖人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蔡清曰

秋浦翰墨林印

適偏於此莫偏於彼義之與比非如子莫之執中但義在此則向此義在彼則向彼　林希元曰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

簡朝亮曰左傳擇善而從之曰比集注訓比爲從本此　永樸案釋文引鄭本適作敵莫音慕云莫是貪慕又范甯說適莫猶厚薄皇邢兩疏同而於比訓親是就待人言也然經曰天下謂天下之事耳似集注就處事言較確而待人亦在其中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集注懷思念也懷德存其固有之善懷土溺其所處之安懷刑畏法懷惠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朱子曰懷德不待懷刑自安於善懷土特欲全己所有未必逐利四者善惡各有次第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集解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集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蔡清曰徇私自便雖不被其害者且怨之蓋利不自義來人情自不能平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集解何有者言不難也曰如禮何言不能用禮　皇疏引江熙曰左傳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不能雖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暇言禮也　集注讓者禮之實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朱子曰禮之文皆可偽為惟讓乃其實卻不可偽既有實自然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感動人如何感動得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集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朱子曰患所以立猶言不憂無官只憂有官不會做　林希元曰求為可知亦是因患莫己知從而啟發之非使之以此往求知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反唯上聲　集解孔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　皇疏王弼曰貫猶統也知以繩貫物有貫統也　集注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

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一者竭盡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由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

秋浦翰墨林印

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子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見周禮疏如比也比者自己心推將去仁與恕所爭無多自然者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又曰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又曰天地是無心之忠恕聖人是無爲之忠恕學者是著力之忠恕又曰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又曰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又曰只一忠做出百千萬恕來又曰忠恕只是一事不可作兩件看

陳澔曰發出忠之心便是恕之事作成恕之事便是忠之心　薛瑄曰博而約一以貫之　高攀龍曰大學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承模案賈皇疏訓統集注訓通統則通矣義並有

異夫曾子明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可於忠恕外求一貫雖聖人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不同忠之極處爲誠恕之熟處爲仁聖人忠即誠恕即仁若學者之忠恕止可曰盡己推己耳然誠仁與忠恕非兩物恕與忠亦非兩物故言忠而恕即在是明乎道之一而所以爲貫者即在是矣觀衛靈篇與大學言恕皆以人己對言中庸言忠恕徧及子臣弟友而孟子道性善亦曰夫道一而已矣則凡一切道德名詞皆可括於二字中近人乃舍忠恕別用中字靜字孝字爲一豈非節外生枝邪至門人與弟子名異實同朱氏彝尊本歐陽氏修謂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此門人乃曾子弟子門人不敬子路乃子路弟子果爾何以子張篇載受學於子夏者不曰子夏之弟子而一曰子夏之門人一曰子

秋浦翰墨林印

夏之門人小子此說亦未可信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解孔曰喻猶曉也　集注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陸九淵曰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在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張栻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張伯行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聆

其言論君子也而其不能相假者則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之於此而莫能遁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集解包曰思齊思與賢人等 集注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薛瑄曰思齊內省不獨於今人如此凡讀書時於古人亦當如此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集解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 集注幾諫內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

秋浦翰墨林印

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呂祖謙曰子身即父母之身父母有過萬方匡救形神俱敝夫何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解鄭曰方猶常也　集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永樸案方鄭注訓常本曲禮所游必有常集注似訓所夫有定所則常矣故王蘂云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邢疏重出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集解孔曰見

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皇疏李充曰孝子事親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能稱年而致養也　集注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李沛霖曰此章雖喜懼並舉意卻重在懼上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解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集注言古者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黄式三曰著述亦言也空談可恥筆與舌同

秋浦翰墨林印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皇疏顏延之曰約所以鮮失者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集注謝氏曰不侈然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集解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　集注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魏校曰孔子於口之緘取於三欲其訥也於行之思止於再欲其敏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解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　集注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張栻曰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

已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集注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　李翺曰數頻數也　永樸案集解以數爲速數皇邢二疏謂事君交友必以禮漸進乃能有節其說亦可通然觀先進顏淵兩篇云不可則止似李氏及程子說尤得本旨

秋浦翰墨林印

論語解注合編卷三

桐城姚永樸仲實

公冶長第五　集注此篇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妻去聲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集解孔曰長弟子魯人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皇疏范甯曰公冶名芝字子長昔時許公冶南容云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為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以己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以年必相稱而嫁非一時耳　邢疏納女於人曰妻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注檀弓

秋浦翰墨林印

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然則名縚又名括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　集注長之爲人無可考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南容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　何焯曰南容是世卿之家故云不廢　劉寶楠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即孟皮也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集解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　集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

賤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劉寶楠曰呂氏春秋載子賤治單父告巫馬期云其故在任人韓詩外傳又云子賤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有二人師事者一人皆取君子之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集解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　皇疏禮記明堂位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是誤也　集注器者有用之成材瑚璉宗廟盛黍稷之器夫子以此許子貢然則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張栻曰子貢之問欲因師言以知己所未至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秋浦翰墨林印

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集解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孔曰屢數也邢疏鄭玄曰雍魯人　集注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未及顏子乎　朱子曰古人說佞只謂捷給辨口者後世方以諂字解之　劉宗周曰不佞未必仁而仁必自不佞入　刁包曰經如不知其仁非爾所及諸語只就當下言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集解孔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鄭曰說者善其志道深 邢疏弟子傳開字子開鄭元云魯人 集注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陸隴其曰大綱之信猶易條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 閻若璩曰據漢書藝文志古今人表開名啟記者稱其字耳史記於名字皆曰開避景帝諱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　集解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　邢疏爾雅云舫泭也方言云泭謂之𥴩𥴩謂之筏泭桴音義同　集注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永樸案集解引鄭注以取材為取桴材考材裁通用見國語荀子注史記弟子傳錄此章末二句於夫子許子路諸語中亦錄乘桴等句則司馬氏固不以材為桴材矣又隋書文學傳云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唐人已通材為裁或以為時君不能取子路之材亦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illegible]　集解孔曰賦兵賦鄭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邢疏正賦之法案周禮凡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禮記注曰卿之家有不既者也又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容地一同之廣輪也赤鄭元云齊人大行人小行人見周禮掌賓客之禮儀見頫覲聘問之事　集注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家臣之通號　朱子曰夫

子本旨謂三子長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為國家者所不可少之
事　江份曰凡冕服素帶為犢稍服元端而弁用緇帶　朱模業
孔注以千室之邑為卿大夫之邑宰為家臣而集注易之者蓋邑
有公私之異而宰不獨家臣也又孔注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本周
戰時制言之若春秋大國不止三軍卿大夫或過百乘故昭五年
左傳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杜注成縣賦百乘七邑則七百乘逮
於戰國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家至民居更難董一此經言千乘
之國百乘之家千室千室之邑特約舉其數耳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女音汝　集解孔
曰愈猶勝也包曰既曰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

愍子貢也　皇疏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
也　集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
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
驗矣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
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
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
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
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示樸案漢唐人引此經吾與女弗如皆同包注蓋夫子不獨慰
子貢亦以勵之也惟秦說異而集注用之並通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行去聲 集解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施功猶不成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女乎深責之致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

邢疏釋宮鏝謂之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為杇 集注晝寢謂當晝而寐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重警之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 江聲曰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是日出為晝 先大父按察公曰冉蕃子曰宰予蓋欲前語畢少頃又言耳 示模案晝或謂當作畫非宰予蓋晝也耳易離卦傳晉晝也而象傳云明出地上晉江氏以日出為晝見亦一證矣其說文亦[illegible]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棖[illegible]）

集解包曰申棖魯人　釋文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集注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蔡淵曰剛者外雖弱而中不屈於物慾則外雖強而中實有所依附之心聖人觀人直視內勘出　何基曰剛本於有志然剛氣之[illegible]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皇疏為可如此也　邢疏謂恕也　集注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仁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朱子曰仁恕只分於生熟難易之間　劉宗周曰人生不知人己之情一乎己為己無所不至既用於人亦隨於己不欲故不能不仁人我己此非子曰克己功深說得我字並無纖毫不仁非一世能夫子許子貢亦以其切己反求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　集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　邢疏文章謂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性謂仁義禮知信天道謂元亨利貞何氏但曰元亨者略言之也　集注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人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朱子曰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知信之性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集解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集注恐行之不給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永

秋浦翰墨林印

模業韓愈知名嶷以聞爲聲聞令以子路問聞斯行章證之則孔注集注所釋似於兼人者氣象爲合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集解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集注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朱子曰人有一善可稱聖人必取之眞天地之量也

承璜案集注引謚法本周書謚法解後憲問篇所引同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解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集注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承璜案四者以行己為本於民言養又言使寓而後敬也集注都鄙有章諸語見襄三十年左傳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解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集注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黃疏曰推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游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 知去聲 集解包曰

秋浦喻墨林印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
焉長尺有二寸節者栭也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　邢
疏山節刻鏤柱頭為斗栱形如山藻水草有文者梲梁上短柱也
文二年左傳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　集注居猶藏也
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
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　全祖望曰集解以
居蔡為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為僭天子之廟飾分為二事如此
則左傳不應概以作虛器為不知之一然則山節藻梲其施之於
居蔡明矣　劉寶楠曰龜室見周官龜人史記龜策傳　永樸案
古者家不寶龜文仲乃為室居之且崇其飾何如其知即其知何
如倒文言不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乘去聲　集解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崔子崔杼與陳文子皆齊大夫十乘四十匹　皇疏令尹楚官名已謂黜止也四馬共乘一車故十乘有四十匹　集注齊君莊公陳文子名須無令尹子文爲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忠盛矣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陳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觀二子雖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且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孫奇逢曰仁未有不忠清者忠清未必為仁特仁中一節耳 簡朝亮曰夫子於弟子曰不知其仁直辭也令子文文子異國之前人曰未知焉得仁慎辭也釋文云知鄭音智皇疏更摭事實之然子張方舉事以問孔子何不明舉不智之事答之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 集解鄭曰季文子

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　邢疏文六年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注所謂三思　集注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謂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乃不能討反為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蔡清曰三思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三次思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集解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　集注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

秋浦翰墨林印

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任啟運曰武子之不可及有才不自暴露一也自處不失其正二也事事處置得宜三也愚豈真愚哉　汪廷珍曰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十餘年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　求樸棠集注謂有道在文公之世然其時武子父莊子猶存春秋世卿父死子繼未必與父同朝而仕汪說於理似長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　集解孔曰狂者進取於大道不知所以裁制　集注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

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者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劉寶楠曰此與孟子所引者異史記世家載孟子文於吳侵陳時此文於季康子召冉求時蓋聖人思歸之情屢見乎辭自是又八年而反魯矣　永樸案萬章篇狂簡謂之狂士孟子又以獧爲次於狂釋文獧與狷同夫狷者不若狂者之志大卻無略於事之病此夫子裁狂之心所以急於狷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解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皇疏夷齊父姓墨台名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　集注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朱子曰夷齊惡人之惡非惡其人及彼改之自無可惡者今人追議舊惡是因一事之惡遂惡其人不是惡其惡孫奇逢曰夷齊惡惡亦是激人爲善之意其後不念又是成就人之善處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集解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邢疏醯醋也　集注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曰有無曰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

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醯非難得之物我無之則以實告之彼豈患不得哉設有難得之物為所急需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或求而不得則助其求可也若高之乞隣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亦必不告以得之之所豈得為直　趙翼曰國策有尾生高又莊子淮南子漢書古今人表各注並謂尾生即微生微尾音通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又如字　集解孔曰左丘明魯太史足恭便辟貌匿怨而友其人心內相怨而外詐親　皇疏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　邢疏左丘明受春秋於仲尼者足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為恭　集注足過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

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臧鏞堂曰巧言表記所謂失口於人令色失色於人足恭失足於人　戚學標曰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　永樸案集注從啖助說以左丘明為古之聞人然史記漢書並云魯太史似孔注不可易至從釋文足將樹反而訓過與繆說近雖戚臧二說引他書申孔注然可並存若邢疏別載一說訓足為成謂以巧言令色成其恭則非蓋足恭正所謂恭而無禮則勞者不必承巧言令色言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盍音合　衣去聲）　集解孔曰憾恨也　皇

疏卑在尊側曰侍盍何不也　邢疏裘以輕為美　集注衣服之
也裘皮服敝壞也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
曰勞而不伐是也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
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也觀其
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顏淵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
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
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
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
象　陸隴其曰二子意在克己夫子則思有功天地有裨生民老

秋浦翰墨林印

友少人不一而皆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痌瘝乃身之事　真德秀曰學者且當學子路必忘私乃可進步不然物我之見橫於胸中如蟊賊如戈戟安能不伐不施如顏子乎況聖人乎　劉寶楠曰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正謂不誇大其美周官司勳事功曰勞　簡朝亮曰裘言衣則車馬之乘自明言輕則彼堅且肥亦明　永樸案孔注訓懷為歸皇邢兩疏遂謂安信懷乃人安己信己懷己然不如集注所改之當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解包曰訟猶責也　邢疏已終也　集注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歎

之其譬學者字矣　葉適曰今豈有內自訟者但內自攻耳　胡炳文曰訟者被訟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夏錫疇曰見其過是責覺悟處不得分毫內自訟是真懲悔怨不得分毫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

集注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蔡節曰夫子不自言生知而好學則不自遜所以勸人學也　高攀龍曰忠信是天生人之本色雖好學能全之否則遂漸消散　顧炎武曰此篇論人而記內自訟好學於末蓋論人正為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不能見其過有深意在　水楨業釋文引衛瓘謂焉於虔切爲下句首

雍也第六　邢疏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大音泰　集解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國　集注言仲弓寬宏簡默有人君之度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仲弓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程子曰內主於敬則簡為要直內存乎簡則簡為

疏略　林希元曰觀西晉之清談至使中原陷於夷虜則仲弓之言驗矣　王引之曰南面古有謂卿大夫者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南面是也　黃式三曰可也句簡又一句可也許其坦易簡短真脫略　永樸案伯子爲人亦見說苑與朱子所引家語同此章夫子可也簡之許已有短之之意故仲弓遂分言居敬行簡與居簡行簡之得失而夫子然之此正聖賢論治印心處集注謂仲弓未喻可也之旨恐非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集解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於理不移易

也　集注貳復也然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云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韓愈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朱子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所學之符驗其工夫則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簡朝亮曰顏子三十二而卒見家語列子又三國志孫登傳登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自謂年過顏回亦其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
乎 [illegible]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秉合為八十斛也 [illegible]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
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illegible] 二
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illegible]
為孔子之使也 [illegible]
輕裘言其富也 [illegible] 之祿
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illegible]
不當繼而不與 [illegible] 子之請雖以 [illegible] 原思之辭矣

以義制事固宜讓而辭未嘗不可為常大要以義達也　劉寶曰
冉子為其母請故重違而少與之　曾幾曰使者而不與則問拒
與而不傷惠斯可矣　唐通傳曰儀禮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藪十藪曰秉五秉合八十石也　陳士元曰聘禮注藪一作逾
庾通　吳嘉宗曰說文粟嘉穀之實也蓋米之有殼者　崔述曰
思非辭祿因九百之多而辭耳故夫子教以周急之道　王鳴盛
曰古者祿計月以給者多計歲者少此一月所給也計九百斗月
九十石歲一千八十石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　騂息營反
解上　集解犂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
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　皇疏范甯稱子謂非必對言騂周

周所貴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又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鄭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今云山川者若南方則用赤蓋趣舉言之且言山川則宗廟可知　集注周用以祭也夫子以此譬之言不能以父廢其子　陳士元曰集韻犂與黧通黑黃色也　簡朝亮曰釋文義一說以犂牛為耕牛考淮南子犂牛生子而犧注引此經云不純色法言或問犂牛之鄰與元騂之鄰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皆以犂為雜文　承樸叢諸訓之然小爾雅又云諸之乎也經如舍諸藏諸沽諸食諸病諸皆當從之乎解之子謂仲弓曰以子謂顏淵曰例之自非面語犂牛何注以為其父行惡此出家語然先儒謂家語偽書恐未足據史記弟子傳但云

杭州翰墨林印

仲弓父賤人漢書樊噲等傳引此經云不繫於世類則亦因春秋世卿用事而惜其賢如此竟以門第見棄耳或又謂此夫子與仲弓泛論人才果爾則正言之可也何必設譬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集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　集注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永樸案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即心即仁無違時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illegible] 集解包曰果謂果敢決斷孔
曰達謂通於物理藝謂多才藝 集注從政謂為大夫程子曰季
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
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 [illegible] 集解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
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之閔子騫不欲為季氏宰
託使者善為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如復來召則當去之汶水上欲北
如齊 邢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在齊南魯
北 集注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

之家考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呂柟曰人必挺然特立於世然後
德行照耀千古如閔子有費宰在他人便解貌辭不去 鹿善繼
曰諸賢之仕夫子不以為非且每向主者蘧瑗而就中卻有不為
費宰之閔子聖門真有人也 承樸叢書今山東費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以 旨 集解馬曰伯牛弟子冉耕 皇疏
古人寢於北壁下東首今遷南窗下俾師得南面 邢疏鄭元曰
伯牛賢人淮南子伯牛癩 集注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
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
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
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

不能詳矣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金履祥曰集注北牖當作北墉古室北墉南牖雖西北角有小圓窗謂之屋漏不謂牖　秉穫案喪大記疾病寢東首北牖下此集注所本然彼注同云或作墉以士喪禮寢東首北墉下證之知墉字乃傳録之誤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　樂音洛）　集解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邢疏簞竹器曲禮鄭注圓曰簞方曰笥食飯也

釋文瓢瓠也　集注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

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周子曰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張栻曰能克己而後知顏子之樂　薛瑄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雖奉甚大猶不樂也顏子貧窶而樂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何仰其溫飽況澹然樂可知矣　楊慎曰本問顏子所樂何事且問人不堪其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

畫［說音悅 女音汝 畫音獲］ 集解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集注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 李容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夫子非擧己所獨有而強人以所本無也求以為夫子之道能不謂之力不足耶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女音汝］ 集解孔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集注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 黃道周曰儒之為言需也易曰雲上于天需天下

秋浦翰墨林印

所待其膏雨也仲尼為哀公論儒行先以學問哀之忠信而歸於仁仁者儒之質也其無當於是雖習章句被文繡小人儒耳　日本物茂卿曰君子儒脩己安人小人儒知籩豆之事而已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集解包曰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皇疏滅明亦孔子弟子

集注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得人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

知而恥之愚謂持身以誠明為法則無玷缺之羞恥人以子游為
法則無邪媚之惑　真德秀曰子游為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
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亦作如是觀可
也故王素論命相欲求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
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出而奔競諂諛
之風息矣　焦竑曰古井田之制路在溝洫上方直如矢行必
遵之不得斜冒取疾故野廬氏禁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
晚周人往往不守惟滅明不肯自枝　陸隴其曰得人最難或
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因急政事引進材術之士因好其才而
浮華之人不知壞郡多少風氣子游獨取一等篤方正謹質樸無
華世俗所不喜者以為士習後世猶知名節為貴而私情牽顧

賢有此舉動故迪之　阮元曰焉所言猶云於此乎　杜炳曰武城有南北南武城近吳哀八年吳伐我左傳敘及澹臺子羽之父則子游所宰者南武城矣今為山東嘉祥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集解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不自伐其功焉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　集注孟之反胡氏曰即莊周所稱孟之反者是也策鞭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錢文子曰師勝而歸范文子

入而不敢先師敗而奔孟之反殿而自云非敢後君子以功名為畏如此　孫奇逢曰反以救軍覆主為辱故不敢以殿為功　戚學標曰馬蹀鞅故策之使進古無騎戰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集解孔曰祝鮀衛大夫子魚宋朝宋之美人　皇疏范甯曰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竝以取容孔子發此歎將以激俗亦欲君子全身遠害　邢疏朝宋公子　集注祝宗廟之官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金履祥曰而猶與也　王引之曰墨子尚同闢善而不善皆告其上韓非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而並訓與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集注言人不能出不由戶

秋浦翰墨林印

何故乃不由斯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永樸案說文半門曰戶然對文與門異散文則通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集解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　釋文彬說文作份云文質備　集注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永樸案彬據說文乃份之古文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集注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朱子曰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不同而意相足　張栻曰直者有生之道循理

而行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　劉宗周曰舉人生而歸之直見夫子之道性善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集解包咸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之深　集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饒魯曰論地位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樂原於好好原於知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聲

集解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皇疏人之品識有三上中下是也細分之則有九蓋三者中又自爲上中下焉　集注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之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眞德秀曰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從兄灑掃應對者事之粗也能盡其粗則精者不外乎此中人以下以上焉之以性命之理何如即分明易知者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去聲　集解包曰敬鬼神而不黷

曰先勞苦而後得功　皇疏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為物後則為仁矣　邢疏獲猶得也　集注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事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求按案先難後獲以為學言由學問思辨而行之非指小預計明強之效是也以處事言先事後食是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集解包曰日進故動孔曰無欲故靜　集注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

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樂水樂山氣類相合　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餘成就各有偏處此各就其一體言又曰知者動之意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之意多故以靜爲主又曰知便有快樂之意仁便有長遠之意　蔡清曰樂壽據常理言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集解包曰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後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集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

魯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
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
於道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
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饒魯曰漢初魯人猶為項
羽城守不下非俗之秉禮守義何能如此　胡炳文曰此章蓋夫
子之辨王霸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集解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
曰觚　集注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
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舉
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不君臣而失
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

矣 楊慎曰觚說文云鄉飲酒之爵也謂酒器近是 陳朝爵曰
說文於幡下云書兒拭觚布觚爲木簡亦見許書不獨後漢書操
觚之士文賦操觚率爾可爲證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集解孔曰逝往也言
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 集注劉聘君曰有仁之仁
當作人逝謂使之往救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
所無 蘇軾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
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臣子有從之之道然拯其具不徒從也
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 王汝謙曰仁知不相離從井救人不
知甚矣焉得仁 戴望曰宰我以從井喻夫子救世恐攖禍耳夫

子答之見明哲自可保身　永樸案有仁皇本作有仁者夫闌人墜井豈必仁者乃救之乎人仁自以音近而譌耳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集解鄭曰弗畔不違道　皇疏博廣也約束也用禮自約束　集注約要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動必以禮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胡居仁曰不博文無以明諸心不約禮無以有諸己　永樸案約有收歛意收歛斯得其要矣皇疏訓束集注訓要義正相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集解孔曰南子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　皇疏蔡

謨曰矢陳也　邢疏史記世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是其事　集注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說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所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人不善我何與焉　朱子曰此章正孟子所云仲尼不為已甚者又曰令人入仕遇惡人亦須撥刺謁之但不可有冀望於彼之心耳　羅欽順曰天厭之即獲罪於天無所禱之意　簡朝亮曰禮言男女相答拜春秋莊二十四年書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又魯穆姜衛定姜皆與大夫祝史問答此見小君之證　楊萬里曰南子之見公山

佛肸之召子路皆不說吾甯學子路蓋子路可為也夫子不可為也　永樸案此章最難曉以矢為誓自不如訓陳至皇疏引諸說以否為運否天聖人自歎運否豈無所以亨其道者乎或又指靈公言我所不然者必天所棄之人今猶未也夫無道若此豈當天心惟集注作自明之語解較洽羅氏申之尤明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　集解庸常也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矣　顧憲成曰中字夫子述前聖所傳而加一庸字蓋自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雜學皆有可喜可愕處以悚動人而不能無弊只是不肯庸耳　馬其昶曰庸涵數義爾雅云常也說文

秋浦翰墨林印

庸用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庸和也鄭注中庸云君子用中為常道朱子云庸見於事和發於心庸該得和　永樸案集注加平字於常字上正涵和義在內惟和斯平惟平斯可常惟可常斯用之無弊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施去聲夫音扶　集注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

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然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

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為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王柏曰子貢以事言欲遠而難夫子以心言故近而切　呂坤曰充立人達人之心可使草木鳥獸咸若今人於父子兄弟間但欲己立己達而不相顧遑論其他　曾國藩曰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之謂也己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己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　承模案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章歸之於反身而行之以強恕即此章之旨

論語解注合編卷四

桐城姚永樸仲實

述而第七　邢疏此篇明孔子之志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　邢疏不敢顯言故云竊　集注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其功則倍於作矣　朱子曰曾子問載老聃與孔子言禮彼為周史當見三皇五帝之書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故見老子谷神不死章列子引以為黃帝語　王夫之曰彭與聃音相近以其親而敬親之

曰我　吾家情抱有君曰吾彭帝名耕字彭子漢書儒士必有言

老彭即耕者　劉寶楠曰彭雅稱叔也　王樵曰仲尼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二帝三王去今數千載其心常在夫子意之中也

承樸案老彭集解引包注以為商大夫皇邢兩疏謂即彭祖姓籛

名鏗集注從之邢疏又載一說彭祖即老子王弼說老老聃彭彭

祖釋文引鄭注同王鏊亦指老子並見於朱子文集中焉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　集注識

記也默識不言而存諸心也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　朱子

曰夫子嘗以不厭不倦自處此又云何有於我言每下而益見其

高　熊禾曰先默識者學以沈靜為本　胡炳文曰學貴自得故

默識得而不以為得故學不厭自得又欲人共得故誨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注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朱子曰脩德本也欲脩德致講學徙義改不善卽脩德之目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於見反夭於驕反　集解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集注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今人燕居不怠惰放肆卽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有中和之氣陳櫟曰在鄉黨則恂恂在廟朝則便便至於燕居則申申夭夭非有安排成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節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集解孔曰孔子

秋浦翰墨林印

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欲行其道　集注孔子老而不能行道則無復是心亦無復是夢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　張栻曰孔子夢見周公之心即周公思兼三王之心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集解志慕也據杖也依倚也藝六藝也　皇疏游者履歷之辭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集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

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欲矣　陳傅良曰小學之初教以六藝習其文也成德後之游則適其志生熟滋味迴別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皇疏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為贄君玉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鶩工商雞束脩最輕者　邢疏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　集注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故苟以禮來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皇疏憤者心思其義未得之貌悱者口欲有所諮而未

能達啟開也發發明也隅角也　集注物之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意復再告也上章言誨人之不倦此又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程子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解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集注臨喪哀不能甘也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陳櫟曰是日歌哉過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舍上聲夫音扶[illegible]馮皮冰反好去聲　集解孔曰言可行則行可

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孔曰大國三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皇疏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孔說暴虎馮河見釋訓彼注徒搏空手執徒涉無舟楫　邢疏詩傳馮陵也蓋陵波而渡　集注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至答子路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則敗小事尚然況於行三軍乎　永樸案此兩事記者合而錄之如原思辭祿附子華使齊後耳未必同時孔注謂子路見夫子美顏淵乃為此問集注沿之恐未必然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

秋浦翰墨林印

聲　集解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皇疏周禮有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　集注此設言富若可求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軾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夫子爲此言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閑固其扃鑰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陳櫟曰此爲中人以下言之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永樸案集解引鄭注於可不可就道言

之天道豈有可以言求者哉惟我命言之為尚史記伯夷傳既論天之報施乃引此經意與集注同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集注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則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楊時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其慎可知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集解王曰為作也　皇疏不圖猶言不意　邢疏禮樂志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　集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

秋浦翰墨鋪印

如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夫子誠之至故感之深　劉寶楠曰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挈一壺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趨之韶樂方作此聞韶之事　逵鶴壽曰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冬適齊冬非教樂時據周禮大胥月令文王世子春夏秋皆作樂聞韶當在明年　永樸案斯指韶集解引王注指齊非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為去聲　集解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

其意動亂否乎　集注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適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不為衛君明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則視棄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君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蒙子曰子貢眞善言語使徑問輒子或不答若問夷齊不問怨乎答亦不能如此詳盡　芮城曰天倫父命各有可立之理乃不以之藉口而逃此之謂求仁得仁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集解孔曰肱臂也　集注飯食之

秋浦翰墨林印

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　朱子曰孔子於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異乎蔬水曲肱而其樂亦無以加耳　饒魯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遇之適然聖人無入而不自得故樂亦在其中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邢疏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　集注史記加作假加假聲相近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

不可不學而天不可以易而學也　胡炳文曰易屢言無咎無咎者善補過者也悔則過能改而吉吝則過不改而凶故震无咎者存乎悔　李治曰夫子此言在未贊易時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此則贊易後語　顧朝亮曰將贊易而言學者謙也　朱樸業集注疑五十為卒字之誤考周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心傳讀五十究作十翼與集解合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注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

秋浦翁墨林印

李綱曰六經惟易明天道故論語與門人問答罕及之　朱子曰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　熊禾曰樂在詩書中子非不言也　方觀旭曰孔子世家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法至高業弟子始受易春秋故三千人中身通六藝者止七十二人　簡朝亮曰史記注雅素也漢書張禹傳稱雅素素即常也　永樸案集解引孔注訓雅為正鄭謂正言其音夫孔子有不語者有罕言者則必有常言者矣二說似非至皇疏以執禮為執文依事而行邢疏云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葉夢得遂舉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為證此則包於集注守字內而守之義為廣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

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舒涉反 女音汝 樂音洛） 集解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 皇疏葉公所問之事當非孔子之德故子路不對江熙曰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知天下復有勝遠故夫子欲令子路抗明素業以清波濯彼穢心 集注沈諸梁字子高其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 朱子曰此章見聖人之心但覺義理之無窮絕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又曰觀天地之運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從生至死無止法也 任啟運曰葉公必是震驚聖人以爲神奇故就

秋浦翰墨林梓

篤實處告之　承樸案葉公之問究不知何語故錄諸說以備參

葉今河南葉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　集解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集注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程子曰敏求問禮問官之類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解王曰怪怪異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鬼神之事　邢疏烏獲古之有力人三十斤為鈞能舉三萬斤之重　集注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

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朱子曰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悖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不語蓋平日常言不及之

劉宗周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舍此而求之奇詭者怪也求之功利者力也求之邪慝者亂也求之元虛者神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皇疏王朗曰于時道消俗薄鮮能崇賢尚勝故託斯言以勵之

集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饒魯曰此以一善一惡對言若如兩人皆善或皆惡即一人有善有惡亦當擇而從改也

秋瀨翰墨林印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集解包曰桓魋宋司馬邢疏史記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　集注魋向魋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孔子言天旣賦我以如是之德則魋其奈我何必不能違天害己　朱子曰孔子旣自天言之矣而孟子稱其微服過宋何也此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也　張履祥曰惟禮可以已亂春秋之世夷狄亂華臣弒君子弒父下陵上替妾婦乘夫小人加君子故夫子汲汲與弟子習禮桓司馬爲其不便於己故剗迹伐檀甚至欲殺孔子此與秦始皇焚書坑儒何異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　集解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　皇疏衍猶爲也　集注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
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
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
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非獨
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
趙鈜曰無隱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也　李容曰夫子以行示範
而門人惟言是求故曉之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集注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
忠信也忠信本也　王應麟曰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
文爲後自本而末　劉宗周曰先博之以文由文而約之行由行

秋浦翰墨林印

而約之心曰忠曰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恒胡登反亡讀為無　集注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皆虛夸之事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以質言愚謂有恒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中言有恒之義示人入德之門　朱子曰亡絕無也虛未滿之名

永樸案重著子曰二字言已而又言也說文約纏束也易序卦傳泰者通也亡而為有是一無所長而自謂有所長虛而為盈是

溥有所長而自謂無不長約而為泰則知能束於一隅而自謂泛應曲當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集解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横絶流弋繳射也宿宿鳥　皇疏孫綽曰殺理不可頓止故禁綱而存釣繆協曰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　邢疏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　集注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張居正曰古之聖王綱罟之目必以四寸田獵之法止於三驅皆所以養不忍之心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集解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孔曰言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皇疏多見不言擇善與上互文 集注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識記也 劉寶楠曰孔子以生知為上學知為次此曰知之次以學知自處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見賢遍反 集解鄭曰互鄉鄉名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門人怪孔子見之孔曰唯何甚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 皇疏言教化惟進是與惟退是抑無來而不納唯語助也下更釋所以與進之義往謂已過之行言既潔己而進與其潔也誰保其往日所行顧歡曰往前日也 集注與許也不保其往不追咎既往 永樸案鄭注訓往為

去謂何能保其去後之行邪不知聖人辭為已過之行故集注同

之至集注謂人潔己求進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然如皇

疏解又不接何嘗不可通乎互鄉說者不能確指姑闕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集注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

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

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饒魯曰欲仁仁至其至也

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

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取七住反

為于偽反　集解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巫馬期弟子名

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孔子諱國惡禮也道弘故受以爲過　皇疏禮於婦人稱國及姓如齊姜秦嬴之屬昭公爲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　邢疏左傳注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鄭玄云魯人　吳注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謂之吳孟子者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

矣　江聲曰說文施旗貌故巫馬施字旗經作期音同假借　承樸案爲字集注無音舊以爲同姓三字屬上讀似不如皇疏屬下讀史記弟子傳云諱稱同姓故謂之吳孟子亦讀爲字去聲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聲和去　集注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　孫奇逢曰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孔子世家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集解莫無也猶不　集注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

[illegible]浦翰墨林印

貴也　呂大臨曰莫之爲言猶曰得不也　李璆曰莫不也不吾猶人言猶人也如詩不顯言顯孟子不惴言惴後世猶無同言同莫猶有言有　承謨案經以文行對舉者多矣武因欒肇論語駁曰燕齊之間謂勉强爲文莫遂以文莫二字連讀謂躬行君子乃安而行之者與勉强對然則經何以不曰安行而曰躬行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集解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邢疏可謂云爾已矣但可謂如此而已矣　集注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辭之苟辭之而已則

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公西華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熊禾曰聖蓋仁之熟而至於化耳非出於仁之外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集解孔曰誄禱篇名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釋文誄說文作讄禱累功德以求福也以誄爲諡也　集注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歟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黃式三曰誄本當作讄與作諡之誄異經假借用之耳

秋浦兪星林印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集解孔曰固陋

也 集注孫順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刁包曰林放章探

其本此推及不孫與固更防其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解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

戚多憂懼 集注坦平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

物故多憂戚 張栻曰蕩蕩以正己而不求諸人也戚戚以多欲

而不知足也 永樸案坦言無慮不然長見無時不然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集注厲嚴肅也人之德行本無不

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

之氣見於容貌閒者如此 朱子曰此雖說聖人之德容而學者

亦當如此以舉偏救敝蓋自舜命夔皋陶陳九德已然 周大璋

曰溫厲恭亦有各因時而發者如鄉黨所記譬之天地便是寒暑晝夜之遞嬗而此章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集解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　皇疏經不言仲雍者泰伯導仁軌仲雍揚其波　集注三讓謂固遜也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又曰泰伯當日自是讓國言讓天下者自後日推本言之　金履祥曰詩言太王翦商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基之耳集注以此經讓字爲讓商因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考太王遷岐在小乙

汝南翰墨林印

之世及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至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安得有此志哉　歸有光曰伯夷順父志以國與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志不遂夫家人父子之閒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之日相與褰裳而去民將得因而稱之泰伯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蓋有夷齊之心而無其迹矣　顧炎武曰以天下讓猶南宮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方苞曰左傳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史記晉世家不從作亡去先儒以為不從翦商之志非也　永樸案此經朱子於四書或問中主讓周言之自勝集注昔孟子論太王居岐曰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其論文王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夫太王與武丁同時迨文王即位以其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而人主欲得商望合事勢日本伊藤維楨云詩皇矣明言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下即言王季友其兄以至奄有四方讓周號然引推而雖然則當時但讓國而自後日言之則讓天下耳至三讓之義鄭康成以采藥為一不奔喪為再斷髮文身為三此外或謂讓王季文王武王為三或謂因父子兄弟天下而讓為三要皆不如朱注用趙之說為渾且確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集解葸畏懼之貌包曰興起也　皇疏篤厚也偷薄也　邢疏此章貴禮也　釋文絞馬云刺也鄭云急也　集注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劉佑曰篤於親故禮也先言無禮不能成己更言有禮則可及人　宋樸案集注因君子篤於親以下與上不相蒙則載吳氏說謂當分兩章然作一章自通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集解鄭曰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周曰小

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邢疏詩小雅小旻篇　集注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吳澄曰曾子嘗言參安能為孝孟子亦僅以其事親為可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貽父母羞辱逮啟手足然後自幸其免焉

鹿善繼曰此以行止言非指軀殼也殺身成仁者豈不保身乎臨難不勇非孝也　鄭杲曰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自天子不敢惡

秋浦翁星林印

於人慢於人以至庶人之謹身節用位無尊卑常抑然有以自下以此為至德要道曾子守之至臨終賦小旻之詩以没其即孝經之旨與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集解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鄭曰此道謂禮也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戒之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皇疏籩豆禮器也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葅醢籩盛果實 邢疏敬子武伯之子問者問疾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以次而言 集注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言此者欲敬子識之容貌舉一身

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雖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三者正身而不外求尹氏曰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　許衡曰洪範五事次五行可知人之一身與天地相流通苟於貌言視聽思少有忽焉則見於政事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曾子以三者告敬子　朱公遷曰此言持敬之功也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劉寶楠曰說苑載曾子有疾告孟儀語與此經略同儀是敬子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集解馬曰友謂顏淵　集注校計校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朱子曰不校非有心容之只是所存者大自不覺耳

劉寶楠曰知友爲顏淵者大戴禮曾子謂曾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何以語汝顏子固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寄命攝君之政令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　集注與疑辭也決辭故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朱子曰有才無節其才固

不足恃有節無才亦於事無濟此章首兩可以言其才至不可奪處則見其節　張居正曰受託孫之責者不但保衛其國家又必養成其令德受寄命之任者不但安定其社稷又必撫輯其民人

劉宗周曰大節不可奪乃託孤寄命之本古人濟大事者皆是不從身家名位上起念凡臨大節而可奪者必此等念為之累也

陸隴其曰此君子才德兼全必從學問中來　永樸案或謂命當作民命解然民命括於國命中古人如伊周後世如博陸武鄉皆所謂託孤寄命者舊說何必易邪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解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

秋浦龔聖林印

遠焉　集注宏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宏不能勝其重非毅不能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朱子曰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毅如人擔物能久而不懈　陳櫟曰宏毅對說然實相貫死而後已即舉己所任之仁身體力行以至於死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集解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者所以成性　集注詩本性情為言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

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朱子曰今禮壞樂崩然義理自在遺文中且就此講究莊敬以治身和樂以養心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解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集注民可使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豈聖人之心乎

朱子曰知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　陸隴其曰言者建學亦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然惟民不能知之愈不可不使由之　吾弟永概曰聖人豈不欲盡知覺天下之民而稟賦不齊智愚懸隔此無可如何者也此經與孟子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同一感喟之辭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集注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張善繼曰天下多事必有其原及其決裂悔已無及夫子言此二者欲人早爲區處耳　徐敬達

曰古者有學校化之則不好勇有田里養之則不疾貧其惡不仁必與以自新之路苟其大惡即按法誅之亂何自生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皇疏王弼曰此言才美以驕吝棄也驕吝者必無周公才美假無設有以見其鄙　釋文吝本亦作恡　集注驕矜夸吝鄙嗇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其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李子曰驕是誇人所無吝是挾己所有又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非吝無以保其驕非驕無以用其吝　惠棟曰逸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恡時乃無

歟孔子因周公戒此故曉無周公之才者　諸葛亮曰爲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不可吝吝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用命　承樸案吝於與人必吝於改過二弊亦相因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釋文鄭及孫綽云穀祿也　集注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金履祥曰至猶及也　劉昭敏曰周禮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出使長入使治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其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故射義注有三年貢士之說　承樸案集解以穀爲善不易得爲必無自不如集注但至與志雖通然如金說則不必破字孔子歎不求祿者難得時門人自顏閔漆雕外止欲將意求仕見史記弟子傳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好去聲見賢遍反
[illegible]學死善道者[illegible]而善而死不爲愚而生　集注篤厚而力
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
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
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
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
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
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
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蔡清曰去就

與處之本在焉 行好學守死善道一句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解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邢疏戒人侵官 集注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范祖禹曰自天子至士皆有位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豈於抱關擊柝無不各敬其事則天下之理得矣 張居正曰匹夫而懷天下之憂亦有所不容已者然潛心講究則爲擬議非分干涉則爲出位 鹿善繼曰人各有職舍之求治而越俎代庖此其人必非實欲幹事者且局以外何由得局以內之詳於幹任事者之肘而已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集解鄭曰

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集注洋洋美盛意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何焯曰洋洋盈耳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　永樸案集注以亂為樂之卒章魯語謂商頌那篇末數語為亂其證也然韋注云篇義既成撮其大要關雎卒章猶是篇中之義不與那篇同故朱子語類又言必先已有樂而以關雎全篇為亂辭或遂引儀禮合樂為說然彼文言合不言亂且合樂不止關雎一篇竊謂不如鄭注無病蓋亂與治同義治即理也史記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亦曰亂理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　悾音空　集

解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包曰悾悾愨也宜可信　集注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材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集注程子曰此言不得放過纔說始待明日便不可也　顧夢麟曰首句欲其得次句已得慮其失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集解巍巍高大之稱　集注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孫奇逢曰舜禹日日與天下之事日日是不與天下之心直是超然於萬物之表　曾國藩曰舜禹之不與大也文王之不違勤也後世如漢

文帝常常覺己不稱其位謙退歸之者出以至誠洛氏庶免於戾乎

永樸案或謂不與是順天而行或又就任賢說然非不以位為樂何能如此集解云美其不求天下而得之於義亦淺皇疏引江熙說謂孔子歎己不得與其盛觀孟子錄於君哉下而接之曰豈無所用其心正謂不以位為樂而心乎民耳彼說恐尤未然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集解孔曰則法也包曰蕩蕩廣遠之稱　集注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

以治天下致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巍然煥然
而已 永樸案則孔注訓法集注訓準義正相貫惟法天斯能與
之準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
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治去聲 集解孔曰五人禹
稷契皋陶伯益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
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
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
母 邢疏禹鯀子稷名棄與契皆帝嚳子皋陶字庭堅顓頊之後

伯益皋陶子周公武王弟召公與周同姓太公呂尚也本姓姜氏以先祖封於呂從封姓太公望文王號之也畢榮皆國名畢公文王庶子太閎散南宮皆氏顛夭宜生适皆名文母文王后太姒三分天下有其二鄭氏詩譜云於時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然則屬紂者惟冀青兗三州耳　集注九人外之一人劉侍讀謂子無臣母之理蓋邑姜也才難古語而孔子然之才者德之用也春秋傳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而不取所以為至德也　胡寅曰服事殷文武言之蓋武王初心與文無異救野之師出於不得已耳　戴埴曰子貢以夫子所學為文武之道何嘗判武於文　蔡清曰夫子本為周言而接及唐虞耳玩斯字語氣便自了然　王夫之曰此

秋蒲齋星林印

章論周事先言才之多終言德之盛　黄式三曰逸周書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與邢疏合　宋樸葉成因釋文云亂下古本無臣字謂不妨以其一人爲文母從中論云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是漢末此經有臣字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是隋唐人已謂此一人爲邑姜但唐虞之際二句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與下文氣不貫故近人易之或訓際爲發或謂於猶與然總不如孔釋爲比於之洽蓋比讀去聲及也釋詁於代也代正是遞及之義夫子意謂自唐虞之際逮及於周乃可追其盛耳皇疏讀比上聲非孔意又集注載或說以爲當斷三分以下別爲章稱爾此章先以舜武事立案孔子曰以下乃論斷之辭因周才多而及其德見有此

德乃有此才耳蔡王諸說得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集解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邢疏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為之韠各從裳色黻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大夫赤冕冠有六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集注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可議

[illegible]齋墨林印

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　陸隴其曰書言濬畎澮在烝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此言盡力溝洫在治水後蓋溝洫隨時當經營此乃禹即位後所經營者　馬徵麟曰以書濬畎澮距川詩維禹甸之夏小正初服于公田左傳少康有田一成及此經盡力溝洫觀之夏田制蓋與周同　王引之曰然猶焉也　李光地曰此篇首泰伯終堯舜文王尚讓之旨也禹家天下而不與之心與舜同故贊於末　永樸案虞五服自十二章而九而七而五而三十二自日月至黼黻九自山以下七自華蟲以下五自藻以下三自粉米以下與周去日月星辰但有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而自九章下數者異夏當同虞至黻皇疏謂即十二章之

黻又兼存蔽膝之說自不如邢疏主韍韠言蔽膝亦起於虞無黼
夏天子畫山殷又加火周又加龍章溝洫據馬端臨謂周匠人治
都鄙遂人治鄉遂皆自遂而溝而洫而澮而川廣深各有次第而
都鄙井田行助法以限疆界鄉遂不井用貢法秖資蓄洩竊謂夏
殷貢無助與周異然黃帝時已有井田所謂五十畝者自朱子以
來說者多謂畝從步立步以尺計夏尺大於殷殷尺大於周夏五
十即殷七十殷七十即周百畝夫三代授民田必因其舊疇畝段
溝洫而更定之且田雖有可井不可井之分賦或用貢法或用助法
而其授畝以授則一也此集注所以仍合正疆界備水潦言之與
至是不正云初服于公田此公田或指帝籍言之其曰初服者謂
天子躬秉耒耕民襄其事耳觀詩七月篇言四之日舉趾爲夏二

秋浦余星赫印

月此句則繫於正月證之月令祭義可見上文雖有農率均田一
語蓋如月令所云修封疆審端經術非趨南畝故二月乃在稷黍
稗稗者解不說耕也

論語解注合編卷五

桐城姚永樸仲實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集解罕者希也　皇疏命天命窮通夭壽之目也　集注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程子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但人不當以利為心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是利　朱子曰利者義之和聖人豈不言所以罕言者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恐人皆安於命而人事廢矣罕言仁者恐人易視之不於切己上致力然介曰孔門所重在求仁所謂罕言者如克己敬恕皆有切實用力處不向微妙處說之耳　吾弟永概曰史記孟荀傳以罕言利

秋浦翰墨林印

為防其原外戚世家以罕言命為難言之皆與集注意同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　集解鄭曰達巷者巷名也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孔子聞人美己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者　皇疏孔子廣學道藝不可一一而稱譬如堯德民無能名　集注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　金履祥曰聖人非徒謙也其心真見義理之無窮射必如羿御必如王良造父一藝亦豈易成名哉　簡朝亮曰門弟子學藝之年言此亦有勉其專所執之意　翟灝曰史記世家以黨人為童子漢書注項槖也　承樸案無所成名鄭注是也不必如集注引尹氏說以為惜之之辭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解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邢疏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又注燕禮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

集注冕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義則不可從矣　鄭汝諧曰經重拜下純儉從衆特明拜下違衆不得已耳　江永曰古布幅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則今一分幾容十八縷必不能成古朝

服十五升究或亦十五升則今尺一分容九縷已難成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集注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司馬光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　楊時曰無意無私意也若誠意則不可無　黃榦曰以事言其別有四以心言其本則一若此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自無四者之病　楊名時曰孔子之仕止久速隨時而行以無意必固我故也　陳宏謀曰士大夫

一有我則或意或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從事以就我更不難舍天下之人以遂我害可勝言哉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集解包曰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行後尅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以兵圍之孔曰茲此也言文王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文王既沒故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 邢疏史記世家孔子去衛過匡顏尅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遂止孔子 集注有戒

秋浦翁墨林甲

心曰畏文乃道之顯者禮樂制度是也　胡炳文曰文即文王之所以爲文　永樸案匡在今河南扶溝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音泰與平聲）　集解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鄭曰牢弟子子牢試用也言孔子自言我不見用故多伎藝　邢疏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即上大夫時諸國雖有大宰非上大夫惟吳宋上大夫稱大宰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見家語　集注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孔子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洪興祖曰大宰宋大宰也列子有商大宰問孔子邪聖者與一事商即宋　金履祥曰孔子本宋人而娶於宋又長嘗居宋故得見大宰　梁玉繩曰商大宰蕩見莊子又韓非子有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事　錢大昕曰詩傳將大也　李光地曰大宰知我乎非謂大宰知己子貢不知己乃起下文之辭言大宰知我多能之由乎　永樸案邢疏引鄭注以大宰爲吳大宰嚭雖有哀十二年左傳橐皐之會公使子貢對嚭事爲證然不若諸家謂是宋大宰之確集注訓將爲殆云謙若不敢知亦不若孔注訓大之直截但玩孔意之字當貫下兩字讀言固是天所縱之大聖而以藝能論之則又多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皇疏空空無識也 釋文叩發動也 集注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 李光地曰凡人心有兩端致疑而問叩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 焦循曰叩謂詳言兩端之是非使知所向 簡朝亮曰大戴禮王言篇女憧婦空空說文憧不定也則空空可知也 永樸案兩端集解引孔注就終始言之集注謂是終始本末上下精粗似不如諸家就是非言之為洽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集注舜時鳳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已止也 韓愈曰王道盛則四靈為畜 李翱曰傷己不得見 張栻曰歎明王不

雖莫能究矣　吳汝綸曰此章據史記發於哀十四年獲麟時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集解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　皇疏齊衰五服之第二者也言齊則斬從可知　集注冕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也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呂柟曰夫子敬齊衰者瞽者與冕衣裳者等細想其心見之不侮鰥寡舜之不虐無告文之惠鮮鰥寡其揆一也　劉寶楠曰上言見下復言見之與過之文對

承樸案集注引或說少當為坐然史記錄此經云雖童子必變則古本已為少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

秋浦蔚墨林印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集解喟歎聲循循次第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皇疏卓高遠貌末無也　邢疏彌益也　集注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欲罷不能以下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至此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

所及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胡氏曰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夫子善誘先博我以文使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所立之地也　朱子曰卓爾即前所云高堅前後也但由今視之始確切　林希元曰禮非有外於文也然切要處在視聽言動之際　劉寶楠曰莊子載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軼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此即所謂卓爾而欲從末由也然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言吾見其進未見其止

狀[illegible]閣墨林印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吾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間如字　集解包曰疾甚曰病鄭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孔曰少差曰間馬曰無甯甯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甯死於弟子之手乎就使我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甯當憂棄於道路乎　集注時夫子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意實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夫子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引欺天之罪自歸其責子路深矣末又曉以不必然之故

陳士元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以爵等為邱封之

度與其樹數又云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蓋自鄉大夫以上謂之大喪則其葬亦謂之大葬　孫貽讓曰周書大聚篇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周時命士以上皆公有司助治其事　任啟運曰啟後夫子之喪諸門人參用三代之禮蓋謂聖人必異於常人耳子路亦此意殊不知聖人卻不必如此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　匵徒木反　賈音嫁）　集解馬曰韞藏也匵匵也沽賣也　邢疏君子比德於玉故託以爲問　集注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太公伯夷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

秋浦翰墨林印

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解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　邢疏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集注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鄭汝諧曰朝鮮既九夷之一箕子嘗封於此故曰君子居之　何異孫曰孔子必不自稱君子此指昔居東夷如箕子者　錢澄之曰山海經東方有君子國其人好讓不爭　丞樸案或據國策楚包九夷謂此九夷在莒魯之間然釋地九夷實在東海漢書地理志又引此經說朝鮮本設辭耳何嫌遠耶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集解鄭曰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 邢疏左傳是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命駕而行文子止之魯人以幣召乃歸 集注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不行故歸正之 毛奇齡曰雅如鹿鳴以下三詩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奏之頌如清廟祀文王然祭統謂大嘗禘歌之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歌之仲尼燕居謂兩君相見之樂雍祀文王而徹而仲尼燕居大饗賓出亦以雍徹皆其所也 簡朝亮曰樂待正者如武聲淫及商鄭聲淫是也不獨在樂章若得所則就詩言之不及風者通於上下本無所若雅頌失所如晉享使臣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魯賦湛露彤弓三家歌雍雝文子奏肆夏是

秋浦翰墨林印

也　永樸案正樂如佾之多寡聲之翕純皦繹亦在其中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解馬曰困亂也　皇疏此章勗己任者也公君也卿長也　集注此章所言事愈卑而意愈切　饒魯曰喪事如期功緦之輕者亦在內　簡朝亮曰經云入則孝出則弟自入而出爲弟子言之也此章自出而入似皇疏謂勗己任者得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集解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　集注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

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承樸案皇疏引江熙孫綽說謂此夫子感日月之逝而道不行今證以孟子有本者如是諸語自是勉學者進德之辭舍或謂當音赦止息也然法言引此經正作捨惟不捨乃不息音異義同故釋文集注並讀上聲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集解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　集注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承樸案或疑史記此事不實竊謂使爲次乘者靈公也孔子醜之則必不從其命矣集注引以

證為褱公發始心知其意與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集解包曰簣土籠也　集注言山成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黍鍱案包注以簣為土籠說文籠擧土器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集注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應撝謙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見顏子之志博文約禮見其用力之方三月不違見其仁語之不惰見其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解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皇疏此章發於顏淵卒後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集注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張栻曰養苗者有始有卒然後可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則不秀不實矣人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集解後生謂少年 集注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黃式三曰今即可畏之今日也 求樸案黃說今字是也蓋後生

秋浦南里林印

之可畏以來日之不可限量耳然誰非自後生來使來日仍如今日以至四十五十無善可聞甯復畏之集注引曾子語見大戴禮立事篇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說音悅 集解馬曰繹尋繹 集注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旨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劉若墉

曰法語巽言對說與字之神不出左氏懋第云人之失不同我之匡教若持一法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不得不巽與之言矣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邢疏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解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集注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張栻曰此謂守道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若守私意而不知從義謂之任意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秋浦周學林印

忮之豉反　集解孔曰縕枲著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何足以臧言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　邢疏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鄭云纊謂今之新緜縕謂今纊及舊絮然則孔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此詩邶風雄雉之篇　釋文貉依字當作貈　集注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引詩以美之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可終身誦之哉　輔廣曰忮者病人之有而欲害之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　段玉裁曰貉說文引經作貈云似狐善睡今作貉假借說文貉北方豸種乃夷狄之人　孔廣

蘇曰子路備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而夫子進之　永樸案古中土無木綿以緼爲著絮說文云絮敝緜也皆謂絲緜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集解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釋文彫依字當作凋　集注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張栻曰人徒見君子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而後人知其後彫乎　孫奇逢曰此章爲人無先見者寄其感慨蓋宦官敗乃祠楊震祿山反乃祭張九齡皆後矣　李光地曰當亂世而能守先待後者亦松柏也經不曰不彫而曰後彫蓋松柏未嘗不彫但其

秋浦翰墨林印

彫也後舊業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　永樸案說文凋半傷也彫琢文也此經本凋字今作彫假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音智）　集注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朱子曰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

永樸案中庸三達德序亦如此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棣大計反　夫音扶）　集解適之也唐棣之華四句逸詩也唐棣移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邢

疏唐棣移釋木文郭璞云江東呼夫移　釋文一讀夫字屬上句

集注可與者言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詩於六義屬興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仁遠乎哉之意

陸贄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乃隨時以處中非遷移以適變　吳昌宗曰晉書劉喬傳令日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此

秋浦翰墨林印

集注所本　永樸案集解以唐棣之華以下合上爲一章又因偏其反句而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朱子語類雖謂漢儒舊說於義亦無害而集注遂因此分爲二章今觀經無反經二字則此說可存而不論然兩節爲一章不始何氏且其謂夫子即室遠以喻權之於道爲遠而欲人之思有次序理固不異程朱故今仍用舊說　吾弟永概曰此章引詩更著子曰字與南人有言章中引易更著子曰字同例

鄉黨第十　邢疏此篇記孔子言行雖曰一章其閒事義亦以類相從　集注舊說凡一章今分節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恂相倫反朝直遥反下同便旁連反　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鄭曰便便辯也

雖辯而敬謹　集注似不能言者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朱子曰古人廟制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三昭三穆合太祖爲七諸侯二昭二穆故五大夫一昭一穆故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祭於寢　陳士元曰廟在中門左中門即雉門　黄式三曰集注以恂恂爲信實之貌考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有本作逡逡此謙退意與王注溫恭近又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逡正字恂悛假借字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

與與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與平聲　集解馬曰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皇疏與與猶徐徐也　集注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視朝也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黃式三曰諸侯有卿卿即上大夫其五大夫皆下大夫無中大夫夫子仕魯為司寇乃司空之屬下大夫也史記世家謂為大司寇大字當衍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擯必刃反躩驅若反襜赤占反　集解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復命白君賓已去矣孔曰勃如必變色翼

如言端好色曰足躩盤辟貌　皇疏江熙曰躩速貌不暇閒步故
盤辟　邢疏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行禮之初列擯
介畢主君就擯求辭上擯傳次擯次擯傳末擯末擯傳末介以次
傳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大從上介而傳至末介又傳末擯以
次上至於主人既畢而後迎賓至廟揖所與立蓋依次傳命　集
注色勃如足躩如敬君命故也襜整貌翼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
如鳥舒翼復命曰賓不顧紓君敬也此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任啟運曰諸侯相朝則君爲賓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則卿大
夫爲賓有介以輔行君則介如其命數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下
其君公七侯伯五子男三大夫又下其卿公五侯伯三子男一主
國迎賓則皆用命數之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魯侯國擯用四人

上擯承擯各一紹擯二凡賓和至先郊勞致館齊宿乃迎賓於館受之於太廟先於庫門設次賓入焉主君門內闑東南面擯在門外當君東南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以次而南皆西面賓出次在門外當闑西北面上介次介末介當賓西北以次而北皆東面末介當與末擯正相對其相去各三丈六尺　賈公彥曰此送賓是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為上擯　江永曰趨進在廟中相禮時孔子以承擯最攝上擯事也當傳命時揖所與立承擯之事以次在中故揖左右人及在廟中趨進與賓退復命則攝上擯事　劉寶楠曰夫子入廟攝上擯後承擯必易他人為之　劉台拱曰此必他國卿大夫來聘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無復命事　承楪案儀禮聘禮注謂受聘在

始祖廟賈疏又引鄭義云於太祖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
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然則經言趨進是入太祖廟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
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
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閾于逼反
齊音咨集解包曰過位過君之空位孔曰閾門限衣下曰齊攝齊
者摳衣也沒盡也下盡階位者來時所過位　邢疏中門謂棖闑
之閒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梐棖闑之中是尊者所
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履踐也不踐門限者一則自高一
則不淨並爲不敬位謂門屛之閒人君宁立之處將上堂時以兩
手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及至君所則屛藏其氣似無

秋浦翰墨林印

上擯承擯各一紹擯二凡賓初至先郊勞致館齊宿乃迎賓於館受之於太廟先於庫門設次賓入焉主君門內闑東南面擯在門外當君東南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以次而南皆西面賓出次在門外當闑西北面上介次介末介當賓西北以次而北皆東面末介當與末擯正相對其相去各三丈六尺　賈公彥曰此送賓是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為上擯　江永曰趨進在廟中相禮時孔子以承擯兼攝上擯事也當傳命時揖所與立承擯之事以次在中庭揖左右人及在廟中趨進與賓退復命則攝上擯事　劉寶楠曰夫子入廟攝上擯後承擯必易他人為之　劉台拱曰此必他國卿大夫來聘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無復命事　承樸案儀禮聘禮注謂受聘在

始祖廟賈疏又引鄭義云於太祖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
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然則經言趨進是入太祖廟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閾于逼反齊音咨

集解包曰過位過君之空位孔曰閾門限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沒盡也下盡階位者來時所過位　邢疏中門謂棖闑之間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梐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履踐也不踐門限者一則自高一則不淨並為不敬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將上堂時以兩手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及至君所則屏藏其氣似無

氣息者 集注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過位必敬不敢以君不在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屏氣似不息近至尊氣容肅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此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朱子曰據疏是門之左右扉各有中 許謙曰曲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自外視之也若自內視之則為左故玉藻又謂之闑東左扉之中君所出入臣依闑東行右扉常閉賓來朝由中出入然卿大夫來聘公事自闑西私事亦自闑東 任啟運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天子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諸侯在雉門外庫門內國有大事詢萬民於此治朝皆在路門外日視朝於此內朝一曰燕朝一

曰路寢皆在路門內日聽政及見親族於此異姓之臣不常入王念孫曰儀禮聘禮記鞠躬釋文躬作窮鞠窮形容詞故曰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斯鞠躬履方顏注鞠躬謹敬貌皆讀為鞠窮孫志祖曰鞠躬與踧踖一例若如集解斂身皇疏曲身兩解則當云躬鞠如也與色勃如足躩如為例　阮元曰躬當作窮讀仍如躬蓋鞠躬同見母猶踧踖同精母皆雙聲字　秦蕙田曰過位升堂皆既朝後事蓋入雉門行朝禮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夫不得從有宰夫小臣掌復逆欲啟奏因之入於是過位升堂也　江永曰觀周禮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與儀禮聘禮使者夕幣於朝之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可見治朝是

平庭無堂　戴震曰外朝治朝皆不屋故曾子問謂雨霑服失容則輟朝　吳昌宗曰周禮樂師注君出入登車於路寢西階前下車於阼階前若其外有堂則有階車馬豈能升降　汪紱曰同入見者非一人故且行且言　黃式三曰儀禮士冠禮疏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以次而降此云一等言不待沒階耳　臧琳曰沒階趨進釋文所據本無進字考史記世家儀禮注疏引此經並有進字趨進猶云趨前　永樸案周禮小司寇注外朝在雉門外與朝士注在庫門外不同夫天子外朝在庫門外以前有皐門也若諸侯則在庫門內雉門外或疑經傳何以載臣民往來外朝不知古者君與民親以孔子與言偃游觀上及蘧伯玉車夜過闕觀之闕即象魏有兩觀正在雉門外豈庫門內

不可往來鞠躬自是謹敬貌諸家所引外如諸葛亮表鞠躬盡瘁韓愈詩雎盱偵伺能鞠躬若作斂身曲身解皆不可通過位既為君之虛位則復位自是復過此位自集注以就位說之遂有謂反朝時班位者夫既出矣非適治事處即歸耳何就班位為且說文云復往來也再經君之虛位正是往而又來古有治事處考工記所謂宣詩緇衣所謂館是也王朝然侯國何必不然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勝平聲蹜色六反 集解鄭曰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 皇疏庭實用皮馬錦繡及土地所生 邢疏周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秋浦翰墨林印

注雙植謂之桓宮室之象長九寸信躬皆象人形文有粗縟耳皆
長七寸穀琢為穀稼蒲為蒲葦皆徑五寸此所謂命圭諸侯朝王
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王及諸侯則降一等玉人所謂瑑圭
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舉前曳踵玉藻文踵足後跟也將
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挾數　集注如不勝
執圭器執輕如不克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有容色和也儀禮
曰發氣滿容愉愉則又和矣此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
江永曰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則異
於命圭矣　黃式三曰據周禮疏瑑圭璋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
四寸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謂刻圭凸起以為飾與命圭所瑑

諸文　吳昌宗曰享禮鄭注用圭與小行人注不合蓋聘用圭享止用璧郊特牲束帛加璧可證　簡朝亮曰或疑聘禮言小聘不享今曰享禮何也考聘禮釋文於不享云享本又作饗食饗者爲太牢以飲賓也與獻物不同　凌廷堪曰大夫從君而行無私覿郊特牲所謂人臣不敢外交也君爲君使則有之矣　王夫之曰孔子仕魯春秋不載朝聘之事蓋國史非卿不書天子以大夫奉使小聘也　永樸案集解引包注以圭爲君之圭皇疏用命圭解之然猶謂減其君一寸若集注則直以爲命圭矣似不如邢疏考據之確集注引執輕如不克與平衡見曲禮至享禮或析之爲二而以禮爲醴賓考聘禮記於執圭享覿正分三節與經合且此三者皆就聘使言焉得以體賓混之

秋浦翰墨林印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紺古暗反緅側由反麑研奚反長去聲去上聲殺上聲 集解孔曰不以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服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寢衣今之被也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表主素吉主元吉凶異服故羔裘元冠不以弔吉月月朔也王曰褻服私居服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衣必有殺縫惟帷裳無殺也 皇疏紅紫皆閒色類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尅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為緑緑為東方閒也南方火火色赤

火尅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為紅紅為南方閒也西方金金色白
金尅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為碧碧為西方閒也北方水水色黑
水尅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為紫紫為北方閒也中央土土色黃
土尅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為緇黃緇黃為中央閒也非帷裳必
殺之鄭注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
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也凡朝服唯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
邢疏君子謂孔子考工記五入為緅注如爵頭色說文紺帛深青
揚赤色羔黑羊麑鹿子色白狐色黃凡裘外加裼衣裼衣上加朝
祭正服裼衣與裘色稱正服亦然夏不用裘則加葛於中衣上葛
上加朝祭之服去喪無所不佩者玉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又
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吉月以詩二月初吉周禮正月之

秋浦翰墨林印

吉證之皆謂朔日　釋文絺細葛綌麤葛　集注當暑袗絺綌必
表而出之欲其不見體也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非帷裳
必殺之蓋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
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弔必變服所以哀
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節記孔子衣服之
制　顧夢麟曰動禮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與經文同則君子爲
夫子明矣　江永曰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
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紺緅非所以爲飾　劉寶楠曰據士冠禮
及巾車注爵頭色赤而微黑黑多赤少　段玉裁曰紺今之天青
又名紅青大抵絳大赤纁淺絳以纁入赤爲朱入深青爲紺入黑
爲緅　吳嘉賓曰短右袂謂反詘之深衣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簡朝亮曰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據禮注孔疏朝祭之服殊衣裳而不連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著之在表長衣中衣制略同長衣亦著之在表惟素純而袂長中衣則有表而袂長著之在裏　金榜曰凡弔喪未小斂吉服而往既小斂天子爵弁諸侯卿大夫皮弁皆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冠加絰焉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庶人素冠委貌白布深衣　吾家借抱府君曰哀公以師友之職處孔子故多問對之辭吉日必朝與聞政事請討陳恆定禮樂亦其職也　黃榦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及燕居所著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者矣

狀浦翰墨林印

永樸案集解引孔注以紺為齊服緅為三年喪之練服然周禮司服齊服元端鄭特牲亦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本有用紺緅者皇疏已非之似不如江說之當緇衣羔裘皇邢兩疏並謂朝服素衣麑裘皇謂用於凶荒邢謂用於從君視朔及受他國聘享黃衣狐裘又並謂用於大蜡息民之祭今觀少牢饋食禮云主人朝服則大夫以朝服為祭服亦是緇衣羔裘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古蓋多以寢衣為被矣夫被長於身常人亦然所異者無論寒暑必有之耳雖因時為厚薄而長短同蓋不肯弛形又恐以畏熱致疾月令於仲夏云處必掩身即此義集注從程子謂此二句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然如孔注不移經文亦可通集注解非帷裳必殺之云深衣要半下齊倍要要腰

同齊音咨謂縣之狀蹴平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襞積卻今之衣稍人身腰小故於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腰蓋帷裳用正幅故有衣積餘皆斜裁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故有縫而無摺殺者謂斜裁之縫也吊喪於始死時吉服而往金說本檀弓子游裼裘而吊然子游施諸友游閒耳若恩義較重昔人謂當着深衣往以制適乎上下又吉凶皆可着也吉月不曰月吉倒文也猶詩於月朔稱朔月朝服孔注謂皮弁服皇邢兩疏並云此視朔之服夫經但言朝服而魯自文公以來不視朔集注不載其說但就平時朝服言之良是考儀禮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朝服十五升布衣而素裳衣不言色與冠同孔子冬時朝服緇衣羔裘緇衣者裘外裼衣此元衣又裼衣外之正服元即

欽浦翁里林印

緇色之小別故皇疏謂爲緇布衣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側皆反）　集解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改常饌易常處　邢疏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既竟而著明衣所以明絜其體也明衣以布爲之　集注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此節記孔子謹齊之事　胡培翬曰儀禮既夕記注適寢不齊不居是齊不居內寢矣　黃式三曰祭祀之齊不飲酒不茹葷見莊子本草五葷即五辛昏神伐性蓋韭蒜葱芸薹胡荽等　承樸案皇疏散齊路寢門外七日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不知何據若祭統疏則云凡齊皆在路寢與既夕記注同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

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
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
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字除各不食外皆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量去聲齊側皆反
集解孔曰饐餲臭味變魚敗曰餒失飪失生熟之節撤去也齊
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
不留神惠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
褻鬼神之餘　皇疏江熙曰不時若冬梅李實刺不正謂殺不以
道酒不自作未必清淨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
不食　邢疏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折解牲體脊脇臂臑
之屬禮有正數若不得其正則不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
祭上環知三者皆祭　釋文饐字林云飯傷熱溼也魯讀瓜為

秋浦鄒星林印

必　集注食飯也精鑿也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沽市皆買也不食恐不精潔或傷人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古人飲食每種必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體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金鶚曰爾雅云食饐謂之

餲故集解以臭味變渾言之然此句著一而字須微有别蓋餲是變餲味變　朱彬曰而猶與也　秦蕙田曰古人有豚解體解豚解者解牲為七體一脊兩脅兩髀兩股也脅者肋骨髀者前髀骨股者後脛骨若就七體而析解之曰體解為二十一脊三脅六髀六股六至四蹄以踐識悉棄之　王夫之曰古人割肉必依其理若肺則有離肺有刌肺心舌去本末　江永曰醬或於某時和之或於食時配之如內則云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之類此是配食之醬　鄭汝諧曰不多食指薑言之　閻若璩曰不撤薑食不多食與上唯酒無量不及亂文同　吾家惜抱府君曰古有庶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凡鼎食則徹脯醢葷菜則不徹庶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也孔子庶

[illegible]翰墨林印

薑而已然以辛善散氣亦不多食　任啟運曰天子諸侯明日繹祭畢乃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已三日故視家祭之頒尤不可緩　張居正曰人喉中有食氣二管食管納飲食氣管出音食而語則氣管爲食所礙或致哽噎人之臟腑虛懸然後聲出無窒礙而言或致損氣　方宗誠曰舊謂答述曰語聖人食時固不多言豈容不答述詩傳論難曰語此但不論難耳　杜炳曰菜巳包瓜故集注改瓜爲必　承模案食不厭精二句或通厭爲饜或讀平聲皆謂不求飽愚意聖人居貧則疏水亦樂處豐則精細不厭隨時處中正當如此集注本可易邢疏於膾云聶而切之本少儀被注先藿葉切之複報切之不時鄭注就朝夕日中言皇疏引江說又就果實言集注略同兼之義乃備割不正以邢疏爲當然注但

云殺不以道若令人使物受非常痛苦而死是也宜亦不忍食矣漢書食貨志引此經沽作酤顏注買也或本說文謂酤一宿酒豈志許氏亦存買義乎介祭邢疏引玉藻爲證頗確而集注改從本魯論姑兩存之

席不正不坐　皇疏鋪之不周正則不坐故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　邢疏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亦是禮之正也　集注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葉夢得曰若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又各因事以爲正　承樸案此句集注別爲一節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集解

秋浦俞墨林印

孔曰杖者老人也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邢疏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集注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此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黄式三曰不曰鄉飲酒而曰鄉人飲酒恐祇是歲時伏臘及冠昏諸事凡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　永樸案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禓或為儺夫曰存室神則不止先祖故集注後說兼五祀言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解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皇疏達猶曉解也　邢疏問猶遺也有物以將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

如使之祭　集注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惠故告之如此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閻若璩曰拜如今之一揖再拜則兩揖若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解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皇疏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少儀朝廷曰退　集注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承楪案釋文載王弼注以廄爲公廄觀雜記載孔子廄焚拜鄉人爲火來者則是私廄矣至云一讀不字上屬爲句尤非集注此數句別爲一節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

文宜書林印

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飯扶晚反首去聲拖徒我反　集解孔曰正席先嘗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頒賜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皇疏本在北壁下以君來視移處南窗下使君得南向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首東玉藻云寢恒東首　集注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嘗之者從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此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李沛霖曰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君命之祭然後祭此云侍食則非客矣何可以客自處哉

入大廟每事問　皇疏兩出前記對或人之時此錄平生行事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集解

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不拜者有通財之義　集注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車馬不拜而拜祭肉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朱子曰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以其親者在遠雖赴告之未及至故殯之使無親者夫子必葬之　劉寶楠曰鄭志答此經云朋友死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己殯迎之也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據此蓋就所在為之殯貲出夫子若館於家者亦但殯之館耳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集

秋浦俞星耕印

解孔曰狎者素親狎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作起也敬主人之親
饋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　皇疏狀當歛而小屈不得直脚
申布家居主和怡故不為容玉藻燕居告溫溫　邢疏式者車上
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迅急疾也風
疾雷為烈此陰陽氣激為天之怒　集注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
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
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
夭夭是也晏謂熹見式凶服與版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
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
敢不敬乎有盛饌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記曰若有疾
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節記孔子容貌之

變　王樵曰見齊衰者在平時見凶服者車行時　周柄中曰或
謂喪服有負版即此所謂版也不知上既言凶服式之何得又以
負版爲喪版　永樸案孔以圖籍說版古者邦國土地人民戶口
車服禮器皆有圖籍兼方策而言策以竹爲之方版也以木爲之
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名即字也其所書亦
不一集注但云重民數舉其大者耳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集解鄭曰必正
立執綏所以爲安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
輢轂　皇疏綏牽以上車之繩也不內顧不迴頭後顧　邢疏衡
軛是轅端橫木駕馬領者輢轂俱在車之兩傍曲禮云立視五巂
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集注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節記孔子升

秋浦翰墨林印

車之容　江永曰正立執綏謂方上車御者授綏時若在車中則無所用綏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居勇反　嗅許又反

集解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作起也　邢疏橋梁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集注又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見爾雅　韓愈曰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臧學標曰玉篇有嗅字五教反叫也　張居正曰共者董氏云向也與共眾星共之共同向之即起正色斯舉矣之證　李氏光地曰弟子欲記夫子贊雉之言而先記色斯舉矣二句以明時之義　真德秀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

之速也古人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　劉逢祿曰孔子聖之時者也鄉黨記孔子言行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　陳澧曰此經言禮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為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為禮者曰敬曰讓曰約之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　永樸案此節末二句集解以共為子路共具嗅為孔子嗅氣皇疏又謂子路設食物誇雉而雉三嗅之去固非集注以共為拱執雖與呂氏春秋審己篇子路揜雉而復釋之之語合然彼所謂揜者特向之耳所謂釋者特任其自去耳未

可以解害意至引劉氏勉之說謂㚖為張翅爾雅釋獸鳥曰㚖鄭注張兩翅㚖㚖然蓋其所本然不如邕氏訓鳴較洽韓說為鳴感說為叫鳴叫亦鳴也